



校禮堂集

賦 雜 筭 騷 辭
七 表 啓 檄
露布

共六冊計文三十六卷
詩十四卷



凌次仲先生著

校禮堂文集

校禮堂文集序

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亡友凌君次仲之文也

次仲歿

於歛受業弟子宣城張文學襲伯南走歛北走海州攜拾次仲之著述及詩古文詞編次讎校先刊燕樂考原六卷又手寫文集渡江至淮塲就正於阮侍郎返棹過邗江因藩與次仲有編紵之雅屬藩爲序伏讀卒卷爲之序曰君學貫天人博綜邱索繼

本朝大儒顧胡之後集惠戴之成精於三禮專治十七篇著禮經釋例一書上紹康成下接公彥而復禮三篇則由禮而推之於德性闢蹈空之蔽探天命之原豈非

一代之禮宗乎釋禮之暇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合情飾貌相須爲用者乃辨六律五音明四旦七調著燕樂考原絕無師承解由妙悟容積周經之說河圖洛書之謬皆可廢矣記曰禮義立則貴賤等樂文同則上下和君之學可謂本之情性稽之度數者也出其緒餘爲古文詞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大則憲章典謨俾贊王道小則文義清正申紆性靈嗟乎文章之能事畢矣蓋先河後海則學有原委葢史枕經則言無枝葉卓爾出羣斯人而已近日之爲古文者規仿韓柳模擬歐曾徒事空言不本經術汙潦之水不盈弱條之花先萎

背中而走豈能與君之文相提竝論哉藩與君交垂三十年論樂會意執禮析疑雖隔千里同聲相應自謂他年得遂耦耕且代磨琢豈知日景西頽遽從短運遺迹餘文觸目增泮絕絳投筆恆有酸辛涕之無從言不盡意悲夫

嘉慶十七年十一月旣望甘泉江藩作

校禮堂初稿序

吾嘗求友於四方聞英奇卓犖之士每願納交而賴眾君子亦不棄余各以其所充實流露者資益余余獲其灌輸浸潤之力知解因得以稍擴充焉今者年已近耄矣里居不能出遊唯與邑中羣彥相爲周旋而已今海內必有以碩學鴻文嗣興者偶得聞之尚思一接其言論丰采觀其所著述以爲平生快事區區懷抱固不少減於前時也而卒不能往就之况其不得聞者正多乎今何幸不出國門而得與新安凌君次仲以禮經相質正也君旣成進士待教授闕吾浙謝臬使蘊山先生延

至幕中余新纂儀禮注疏詳校欲以發雕先呈謝公而君見之亦以其向所研習之本示余余求之千百人中而卒未有相應和者今乃於凌君遇之爲之大喜過望一見遂相契也君於禮經用功最深其所作詩若文爲校禮堂初稿余受而讀之有七戒篇其體略放枚乘以鄉飲酒之戒賓爲詞先舉書畫詞章性理經濟史學爲問而槩謝以未能或未暇至言及五經意始動焉於後言及禮經始欣然就之蓋君於此書夙已篤好深嗜嘗撰禮經釋例一書凡八類曰通例曰飲食之例曰賓客之例曰射例曰變例曰祭例曰器服之例曰雜例共十

三卷悉以禮經爲主間有旁通他經者則又各爲之考附於所釋之後君此書出而天下始無有畏其難讀者矣其與友人書言金石文字之可貴者非爲臨摹之具也六經諸史非徒爲詞章之助也商彝周鼎非以爲玩好之美也古人左圖右書書不易明者藉圖以明之而後世乃專以工於山川草木禽魚鳥獸爲能事何其僨哉君之持論如此其卓識不大過人乎君之鄉戴東原庶常吾之益友也自戴沒而有程君易田吾亦得而友之今君復又繼起顧戴不能爲詩與華藻之文而君兼工之詩不落宋元以後文則在魏晉之間可以挽近時

滑易之弊吾方將饜飫咀味之而君適已得寧國儒學之闕不能留矣是何其見之晚而別之速耶程君不來而君又去惆悵不能自釋因爲弁其所著之端以聊寫余傾倒之私云爾時

乾隆六十年孟陬月既望杭東里人盧文弨序時年七十有九

錢辛楣先生書

大昕謹啓次仲先生講席聞大名十有四五年矣老嫺又少便郵然企慕之私時在敬亭山色間也頃於炭之兄處接奉手函獎飾殷勤俾衰顏頓爲生色賜讀各體文十首精深雅健無體不工儒林文苑兼於一身當吾世而遇必傳之詣何快如之七戒一篇自出新意眞千載之奇作而六者之中不及仙佛比於聲色游獵俱在屏棄之列昌黎以後無此絕識者殆千年矣禮經十七篇以樸學人不能讀故鄭君之學獨尊然自敖繼公以來異說漸滋尊製一出學者得指南車矣屬題校禮圖

率成五言一篇錄于第二卷蕪淺之詞聊佐大方莞然
一笑耳弟向畱意乙部嘗謂沈休文不特優於晉書并
在李延壽之上於魏伯起亦不敢輕議茲讀大製魏書
音義序可謂觀書眼如月具眼人定不拾人牙後慧爲
之快絕蒙示覃谿先生詩札展玩一過恍如覲面遵卽
繳上竝有寸牋亦望轉呈覃谿先生爲感承贈宣紙感
媿交并弟去夏有重游泮宮之作今檢送左右如得先
生寵以新篇更出望外也順候近禧不盡馳切弟錢大
昕再頓首癸亥五月朔

校禮堂文集目錄

卷一

賦一

擬璿璣玉衡賦 并序

縣象賦 并序

卷二

賦二

辨志賦 并序

鄉射賦

卷三



賦三

魏文帝賦詩臺賦 并序

登鄴城賦

後大鵬遇希有鳥賦 并序

鳴蜩賦 并序

野茉莉花賦

晚霞賦 并序

卷四

雜著一

復禮上

復禮中

復禮下

辨學

觀義

卷五

雜著二

讀顧命

讀孟子

讀宋史

拜周公言

述琴

述笛

卷六

騷

祀古辭人九歌 并序

九慰 并序

卷七

辭

招海客辭 并序

詰叢桂辭 并序

卷八

七

禮歷陽辭 并序

七戒 并序

卷九

表

擬賀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表

啓

謝金樛亭博士惠鱒魚蒸餅啓

謝翁覃溪師贈戴氏遺書啓

謝座主韓城公貽鮮荔枝啓

謝浙江方伯謝蘇潭先生贈朝服啓

謝座主朱石君師惠湖州線縐啓

檄

擬王琳討陳檄文 并記

露布

擬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大破朱温於清口露布

并序

卷十

頌

荀卿頌 并序

漢十四經師頌 并序

晉尋陽壯侯周訪頌 并序

越海祥風頌 并序

麥飯頌 并序

水仙花頌 并序

瑞桃頌 并序

卷十一

贊一

漢左馮翊滕撫贊 并序

後漢三儒贊 并序

陶靖節畫像贊 并序

十六國名臣序贊

十六國名臣補贊 并序

卷十二

贊二

李鄴侯贊 并序

金衍慶宮功臣贊 并序

盧少禎贊 并序

蕉團扇贊

卷十三

箴

學齋二箴 并序

銘

秦東門銘 并序

奇泉銘 并序

天池銘 并序

方直儀銘 并序

立三角儀銘 并序

紙渾儀銘 并序

壽星硯銘

小歛硯銘 并序

書篋銘

擊蒙書室雜銘十五首 并序

杞菊軒銘 并序

瘞鴨銘 并序

卷十四

考

周官鄉射五物考

詩楚茨考

辨

氣盈朔虛辨

正蒙七政隨天左旋辨

卷十五

解

周官九拜解

周官九祭解

旅酬下為上解

父卒則為母齊衰三年解

釋

儀禮釋牲上

儀禮釋牲下

卷十六

說一

好惡說上

好惡說下

慎獨格物說

論語禮後說

論語黃衣狐裘說

卷十七

說二

射禮數獲即古算位說

中星閏月說

羅睺計都說

黃鐘說

任運說

卷十八

說三

燕樂二十八調說上

燕樂二十八調說中

燕樂二十八調說下

字譜卽五聲二變說上

字譜卽五聲二變說下

卷十九

說四

宮調之辨不在起調畢曲說

徵調說

燕樂以夾鐘為律本說

明人九宮十三調說

南北曲說

聲不可配律說

卷二十

論

隗囂論

漢順帝論

兩晉辨亡論上

兩晉辨亡論下

桓沖論

金宣宗遷汴論

卷二十一

連珠

擬連珠四十六首 并序

卷二十二

書一

與章酌亭書

復章酌亭書

與程時齋論曲書

與汪繡谷書

上洗馬翁覃谿師書

荅牛次原孝廉書

與阮伯元孝廉書

卷二十三

書二

大梁與牛次原書

與焦里堂論路寢書

與胡敬仲書

與阮伯元閣學論畫舫錄書

卷二十四

書三

與江豫來書

與焦里堂論弧三角書

荅孫符如同年書

與王蘭泉侍郎書

與孫淵如觀察書

復孫淵如觀察書

復姚姬傳先生書

復錢曉徵先生書

與阮侍郎書

卷二十五

書四

與阮伯元侍郎論樂書

復許雲樵司馬書

與張生其錦書

與程易疇先生書

與海州刺史唐陶山同年書

與中丞初頤園先生書

與程麗仲書

與羅仲英孝廉書

與阮中丞論克己書

擬魯肅上孫權書

卷二十六

序一

周易述補序

儀禮注疏詳校序

禮經釋例序

孟子時事考徵序

燕樂考原序

晉泰始笛律匡謬序

卷二十七

序二

西魏書後序

後魏書音義序

元遺山年譜序

寧國凌氏宗譜序

懷遠宮氏族譜序

權經齋劄記序

程尹谿印譜序

卷二十八

序三

鄔覺庵詩序

墨波堂詩集序

酌亭遺藁序

學勤齋時文自序

梅邊吹笛譜序

一斛珠傳奇序

卷二十九

序四

蜀岡餞別詩序

同人遊莫愁湖序

長安春望圖序

卷三十

跋一

手鈔諸經跋

書校正汲古閣本儀禮注疏後

大戴禮記解詁跋

書汪茗文書中星解後

卷三十一

跋二

書五代史梁家人傳後

書金史太宗紀後

書宋史史浩傳後

書元史陳祖仁傳後

書權文公酷吏傳議後

吳志伊十國春秋跋

書黃氏通史發凡後

卷三十二

跋三

書程賓渠算法統宗後

書陳琳檄吳文後

書唐文粹後

書平淮西雅後

書蘇東坡赤壁賦後

書唐詩說殘卷後

樹經堂詠史詩跋

書孫平叔雕雲詞後

族曾祖蒼舒先生手劄跋

卷三十三

文

賣癡獸文

弔李將軍文 并序

銅鼓齋上梁文

傳

吳宜人傳

卷三十四

碑

蒼頡廟碑

蒙城縣莊子廟碑

擬西楚霸王廟碑

卷三十五

行狀

招勇將軍阮公神道碑

戴東原先生事略狀

墓誌銘

章酌亭墓誌銘

汪容甫墓誌銘

卷三十六

誄

孔檢討誄 并序

祭文

祭武虛谷文

祭廣西巡撫謝蘇潭先生文

先師凌次仲先生之文舊名校禮堂初稿其手錄者有二大冊餘則零碎雜鈔而已錦於庚午冬特往海州搜輯得其遺稿及叢殘雜草歸戴子容茂才前在歙曾於吾師篋衍攜雜文一本來宣學博斗源先生亦命畀錦於是竝以舊所鈔藏者互相參考如復禮諸篇已刻入禮經釋例者則以刻本爲定說樂諸篇則采自燕樂考原并錄入與錦之

書者師訓不敢忘也共得文一百九十篇謹分類爲三十成卷三十有六顏之曰校禮堂文集舊有盧抱經先生序錢辛楣先生書今仍冠之憶己巳秋錦居先師靈次匝月聞於其年春有重訂文目求之未見及在胸海所得者卷面乃手書嘉慶五年庚申十二月十五日訂癸亥十二月初四日重訂乃隨手劄記未經細編之目己巳重訂之說或卽此或已逸蓋莫之能詳矣嗚呼先生學爲儒宗其文章繫宇內企望而天不憇遺未及寫定錦從遊雖久又自愧謏陋於先生之學不能測其厓岸

編輯校錄感涕靡極恭逢

皇上敦崇實學編纂儒林大中丞儀徵阮公時在 史館辛未冬寓書安徽學使顧筠巖先生采訪吾師遺書下問及錦當將已刻之燕樂考原由學使顧公轉上旋又編錄各種於去歲九月初特齎之北行擬獻諸 史館以備儒林傳之采擇塗中適值雲臺先生榮膺

簡命督漕南來因卽謁呈淮上乃極蒙獎借教諸幕府謂吾師爲天下大儒其著述皆條貫古今多發前人未發之覆明聖道惠來學有非近代通儒所能

及者親加鑒定謀付剞劂有喜色而無倦情吾師猶子晉昭世兄復仰指示努力相助於是命錦校梓將製總序以遺之其仲弟梅叔上舍學識超絕樹幟騷壇冢嗣小雲刺史爲師門高業弟子凌氏之學竚見光大錦於淮揚風雨尊酒細論竝懇懇拳拳多所商榷寧非吾師之厚幸歟旌德江鄭堂先生曰凌君乃一代之禮宗也如阮公則眞所謂知己矣爲之詳審贈以序言錦臘底回宣卽稟命家君假館於郡城吳許國公讀書舊塾今春工人咸集篝燈校勘日不暇給吾友陳綱甫 紀亦解囊

資助乃先刊成文集一種每卷後著錄羣弟子者
蓋師訓所在惟相與紹述之而已其詩詞雜撰將
次第及之吾師不朽之業庶可流播海內矣然非
阮公之表章碩學篤念素交夫豈易有此哉爰紀
其始末并以誌盛德之不可諉云爾

嘉慶癸酉六月朔日受業宣城張其錦謹識

咸豐庚申八月望前四日元和顧孝廉瑞清冒困出都

城間道高奔洞庭山尋覓持此贈越澤堂主後日日夜

五故識會稽李慈銘長孺甫

蘇邨

校禮堂文集卷一



蘇邨

歛凌廷堪次仲撰

賦一

擬璿璣玉衡賦 井序

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東原戴氏書補傳曰考之
周髀有北極樞及北極璿璣之名所謂北極樞者今之
赤極是也所謂北極璿璣者今之黃極是也是知唐虞
時作璿璣運旋於中所以擬夫黃極者也衡橫也橫帶
中圍周髀所謂七衡以界黃道其中衡則赤道或古之
遺制歟廷堪案自漢太初以來推步家不知有黃極雖

授時之精於測驗於黃極亦茫如也。至西人始發明之。儒者驚爲創獲。不知其名已見於舜典。其解已具於周髀。後人囿於傳注。未之詳也。戴氏之言。信而有徵。乃竊取其意。擬爲璿璣玉衡之賦。至於呂覽引黃帝之言。所謂大圓在上。大矩在下。卽弧三角從地心起算之理。則以廷堪之鄙見附焉。其辭曰。

稽古帝舜受命之年。德協放勳。欽若昊天。在彼璿璣。用象大圓。乃召羲和。詢其說焉。曰。夫璿璣玉衡之爲器也。行健遠法乎乾。敬授近取諸革。厥理旣深。厥數尤蹟。或曰璿璣者。渾儀也。其制三重。玉衡者。橫簫也。其長八尺。

兩曜之升降。轉之則符。五步之勾已。窺之則得。或曰七政者。北斗之七星也。魁之四星爲璿璣杓之三星爲玉衡。運中央而各建。閱四時而遞行。孰是孰非。孰中孰失。汝世其官。知之宜悉。敷對無隱。欽哉。汝弼羲和。拜手稽首。颺言曰。臣聞天有赤極。是名北辰。蓋左旋之所循也。又有黃極。是名璿璣。蓋右旋之所依也。故北辰者。赤道之樞。動天由之而西趨。璿璣者。黃道之紐。七曜恆星由之而東走。是故兩極之相距。亦如赤道之距黃。二十四度而弱兮。二十三度半而強。故璿璣者。較赤極而尤重。而言天者之所必詳。黃道一周。是分七衡。外衡爲南至。

之跡。內衡爲北陸之程。其中衡爲赤道。四時因之而遂成。蓋七政者七衡也。昔者有熊氏迎日推策。厥名乃見於算經。故玉衡者歲實之所麗。而言天者之所必精。璣衡之名既定。璣衡之理可推。儀象具備。臣請察之。一曰日躔。太陽本天。厥象橢如。日行其上。盈縮各殊。其縮末盈初二象限。歷八十九日而不足。其盈末縮初二象限。歷九十三日而有餘。或起春分之際。或起冬至之時。起春分者交點。起冬至者最卑。平行別於視行。恆氣岐於定氣。視行則更日而差。定氣則逐節而異。若夫歲實有消有長。高卑或後或前。雖黃赤之大距有定。久遠而亦

有微遷。此則依古無一成之法。所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一曰月離。夫太陰之有疾遲。猶太陽之有盈縮。初均次均之。有四輪。斯則太陰之所獨。月本無光。借日爲明。晦朔彗望。因之而生。其與太陽同度也。謂之朔。其與太陽對衝也。謂之望。其在日西一象限也。爲彗之下。其在日東一象限也。爲彗之上。每日右轉。十有三度。二十七日。轉終之數。轉終既周。至前朔處。斯時太陽之違月而東也。已歷二十七度而奇。故必又行二日。乃能及之。所以計日二十有九。始爲合朔之期。蓋三百五十四日者歲策也。三百六十五日者歲實也。以歲策與

歲實相較而多十有一日也。合三年而多三十有三。故必置閏而四時無失也。一曰五星。五緯在天。各有歲輪。遲速留逆。以日爲根。其衝日也。如月之望則爲衝。其合日也。如月之朔則爲伏。其離日漸遠也。星在歲輪上斜行。故東移之度遲。其離日未幾也。星在歲輪上平轉。故東移之度速。其距日及象限也。星在歲輪上直下有類乎留。其距日將半周也。星在歲輪上左退。有類乎逆。既合以後。則見於晨。既衝以後。則見於夕。歲輪之大。同於日天。繞日圓象。得此乃宣。土木與火。圓象最大。以日爲心。包地之外。金水圓象。小於三星。不能包地。附日而行。

亦有輪狀。伏見以名。蓋五星之行次也。高下各有等差。經緯各有定向。疏證而得其本原。可以破禳祥之矯妄。一曰交食。夫月之交黃道也。與黃之交赤同。其交自南而北也。爲交之正。其交自北而南也。爲交之中。蓋白道之中。正二交。若黃道之春秋二分。其交也。徧於黃道。逐交而西徙。非若二分有一定之處而不勢。是故日躔在黃道上東進。交行在黃道上西退。每一交終而退一度。有半。約一百七十三日。而與日會。在朔而日爲之食也。日與月道同而度同。在望而月爲之食也。日與月道對而度對。蓋蝕日者月體蝕。月者地景。日食則易地改觀。

月食則薄海相等。地圓而景大。故時有早與晚之分。月卑而日高。故人有見不見之境。一曰恆星。動天左旋。上布節氣。十有二宮。終古不易。恆星右移。判然為二。是為歲差。其數極微。六七十年。度分始知。譬如今之春分也。日在大梁。而中星為鳥。冬至也。日在元枵。而中星為昴。設歲差之逾三十度也。春分在奎。而東井是稽。冬至在斗。而東壁可考。閱歲二千。東差一次。閱歲逾萬。南北易位。彼謂日道內轉而縮。天度平運而舒。由不明恆星東徙之故而失之拘墟者也。是故天與恆星相較。而歲差出焉。日與恆星相會。而歲周秩焉。黃赤斜倚。而節氣辨

焉。日月循環。而盈虧嬗焉。黃白交錯。而薄蝕見焉。日與五緯離合。而遲疾順逆起焉。地與諸圓不同心。而高卑盈縮紀焉。既明法原。當明法數。方圓相涵。請陳厥故。昔黃帝誨顓頊之言曰。爰有大圓在上。大矩在下。割彼天體。謂之大圓。剖此地心。謂之大矩。夫大圓者弧也。大矩者觚也。方之與圓。無率可通。比例之術。於是斯窮。乃分圓周為四象限。一正一餘。釐成八綫。居圓之內。曰弦。曰矢。在圓之外。割切繼起。以直求曲。淵哉斯理。三邊求角。三角求邊。或斜或正。分秒無愆。嗚呼。作之者惟聖。述之者惟賢。此璿璣玉衡之制。所以垂法守於萬年。帝曰。俞

欽哉。乃庸作歌曰。卿雲糾縵兮。光華復旦兮。璣衡炳煥兮。羲和乃賡載歌曰。昊天其清兮。大地其寧兮。泰階其平兮。又歌曰。七曜麗天兮。璧台珠聯兮。天子萬年兮。

縣象賦 并序

後魏張淵有觀象賦。隋李播有大象賦。皆敷陳星名。廣徵事應而已。無方位之所在。及星數之多寡。讀之茫昧。奚裨仰觀。是作猶不作也。丹元子步天歌。鄭漁仲稱其句中有圖。言下成象。後有述者。莫能尚矣。然案之今圖。歌中所載。如紫微垣之御女四星。天柱五星。大理二星。五帝內座五星。天牀六星。內厨二星。勢四星。太微垣之五諸侯五星。亢屬之折威七星。氏屬之帝席三星。斗屬之天籥八星。農丈人一星。牛屬之天田九星。女屬之離珠五星。室屬之八魁九星。畢屬之咸池三星。井屬之積

水一星星屬之天稷五星張屬之天廟十四星翼屬之
東甌五星軫屬之軍門二星土司空四星器府三十二
星皆古有而今無者又紫微垣之六甲六星今一星華
蓋十六星今四星傳舍九星今八星天牢六星今一星
太微垣之常陳七星今三星郎位十五星今十星天市
垣之市樓六星今二星角屬之庫樓十星今九星柱十
五星今十四星氐屬之亢池六星今四星騎官二十七
星今七星心屬之積卒十二星今二星斗屬之鼈十四
星今十三星牛屬之九坎九星今四星右旗九星今八
星天桴四星今二星羅堰三星今二星女屬之周秦代

趙皆二星今各一星扶筐七星今四星虛屬之司危二
星今一星天壘城十三星今五星敗臼四星今二星離
瑜三星今二星危屬之人星五星今四星臼四星今三
星杵三星今一星車府七星今五星天鉤九星今六星
天錢十星今四星蓋屋二星今一星室屬之羽林軍四
十五星今二十六星土功吏二星今一星壁屬之天廡
十星今三星奎屬之天溷七星今四星畢屬之九旂九
星今八星井屬之軍市十三星今七星軫屬之青邱七
星今三星皆古多而今少者又奎屬之策星旁有新出
之客星此則古無而今有者又亢屬之陽門二星今圖

在頓頑上而歌以爲在頓頑下尾屬之魚一星今圖在尾上而歌以爲在傳說東神宮一星在尾中而歌以爲在尾西女屬之十二國代一星今圖在秦東而歌以爲在秦南晉一星在代東南而歌以爲在代西韓魏各一星在晉西而歌以爲在晉北楚一星在魏南而歌以爲在魏西燕一星在楚東北而歌以爲在楚南鄭一星在楚東南而歌以爲在越下然則執步天歌以求之與今測亦不能悉合也蓋自利氏東來而天文之學又一變矣乾隆癸丑廷堪從座主韓城公於灤陽公下直之餘恆談論至夜分往往謂廷堪曰顧亭林云三代以上人

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成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者此亦儒者之所恥也語次輒舉象緯之名以授廷堪而未甚究心也及寓公京邸公季子更叔能承家學復相指示遂與旌德江國屏共學焉乃取靈臺儀象志協紀辨方書及明史五禮通考互爲比勘晝則索之以圖夜則證之於天閱日四旬大綱粗得於是不持夤陞謹依今測別撰縣象賦一首考躔次於新圖屏災祥之舊說至於五緯行度推步自有專書隱界眾星中國之所不見天漢起沒紀前史者

已詳赤道經緯隨歲差而輒改亦皆在所略雖辭意淺
近未能仰追前哲庶於初學不無少助云爾其辭曰
仰大圓於在上布列宿之森然拱北辰而左轉循黃道
而右遷別三垣洎四象可歷歷而數焉伊紫宮之昭著
持眾曜於中天抱兩垣於左右合十五而旁連前門直
房心之次後戶當胃昴之躔左樞右樞兮夾前門而分
峙上宰少宰兮隨左樞而遞倚繼右樞爲少尉兮與少
宰而遙指左二弼而右二輔兮衛丞上下而相比數左
八而右七共環繞於紫微互五星於正北瞻帝星之吐
輝前一星兮太子後庶子兮后妃紐星則居於最末窺

之僅得夫依稀勾陳六星兮其一最明天皇大帝兮於
中耀精四輔抱天樞而羣立六甲繼勾陳而獨橫尚書
兮太子側侍陰德兮四輔平行天一太一兮沿右垣而
見女史柱史兮夾左垣而呈若乃居後門之內外傳舍
遙連夫華蓋蓋僅四而舍猶八兮聯八穀以來會右內
階而左天厨兮光耿耿以竝對天棓蔽天厨之面兮三
師拊內階之背文昌六星兮斗魁所戴天理四星兮居
魁之內天槍元戈兮接搖光輔星淡淡兮依開陽三公
三星兮宰相一太陽之守兮居斗旁天牢太尊兮各一
厥位乃近於文昌赤極離紐星三度黃極在二弼中央

宅太微於翼軫辨執法於西東厥形方而數十應將相而位隆納六星於垣左曰九卿兮三公內屏四黃兮帝座下謁者一黑兮端門中太子之左爲幸臣從官之右爲上相後郎位兮常陳夾虎賁兮郎將門外三星兮明堂開堂後三星兮爲靈臺長垣近次相而屈曲少微傍上相而徘徊垣北六星兮帶北斗兩兩成列兮爲三台臨析木則爲天市次太紫而稱下元絡河漢而控氏判東西爲兩垣宋南海而燕東海徐吳越而齊中山更九河而趙魏在厥左爲東蕃韓楚及梁而巴蜀秦周鄭晉而河間殿河中於垣尾在厥右爲西蕃垣內二星爲市

樓樓後二星爲車肆識宗正而宗人正則二而人四星度屠肆兮宗星載稽其數兮各二四星爲斛兮五星爲斗列肆二星兮居垣之右亦有帝座兮祇一星宦者四星兮一爲候天紀貫索兮數皆九女牀七公兮在垣後七公七星兮靜觀女牀三星兮細剖指東方之七宿號蒼龍而蜿蜒角二星而正立麗南北而直縣中二星爲平道上二星爲天田田上三星兮周鼎道旁一星兮進賢天門伏於角下平星二而斜縈庫樓九而穿柱十四柱而四衡南門二星兮最下極高則入兮地平亢四星而負角儼彎弧而下垂大角載夫斗柄兩攝提以夾之

陽門亢下而睽睽頓頓門下而離離氏四星而正方訝
筐篚之歆仄亢池四星而小明天乳一星而淺黑招搖
下臨夫梗河位與天槍而相直竝天輻於陣車在氏下
而能識車騎三合乎古經騎官七驗乎今測別一星兮
將軍車騎南而不忒房四星而絡繹旣戴罰而覆心鍵
閉鉤鈐兮向上兩咸夾罰兮互臨房右一日兮孤聳從
官房下兮試尋心三星而稍曲中黃大而如珠下積卒
兮僅二與甘石兮不符尾九星而連蜷有雙岐而象蠖
天江遠接夫龜魚神宮東聯夫傳說江四星兮上鋪龜
五星兮下列箕四星而類箕口則張而背斂其後杵兮

三九其前糠兮一點察龜蛇於北躔錫嘉名曰元武斗
六星而斗橫挹酒漿而誰取天弁九而建六斗魁上而
詳數狗國四而狗二共天雞以羣伍鼈十三而團欒十
天淵而東聚牛六星而參差二其首而三足九坎四星
兮戴牛羅堰二星兮牛腹天桴二星兮牛上覩左旗右
旗兮抱河鼓輦道漸臺兮天漢邊漸臺四星兮輦道五
輦道下兮爲左旗漸臺上兮爲織女女四星而側立光
微茫而易探敗瓜瓠瓜兮層累天津絕漢兮三三扶筐
四星兮天厨映奚仲四星兮天津涵女下二星兮秦代
周魏韓晉兮均參越趙燕兮繼出齊楚鄭兮最南虛二

星而平布交照耀於天衢司非司危兮切抱司祿司命
兮密扶五星如城兮天壘城下二星兮離瑜北四星兮
哭泣著瑜東二星兮敗曰敷危三星而望虛法倨句之
中矩最上六星兮天鈎鈎下五星兮造父危下墳墓兮
虛梁危上人星兮曰杵杵一星兮曰三上五星兮車府
最下四星兮天錢蓋屋一星兮踽踽室二星而朗澈恍
碧落之植竿離宮六星而中貫騰蛇廿二而上蟠錯六
星爲雷電伴功吏而下安壘壁陣兮十二覆羽林兮漫
漫羽林之數兮廿六或三或五兮競攢天綱遙射夫鈇
鉞北落一星而芒寒壁二星而若室勢相敵而色齊天

廡三星兮壁上設土公二星兮壁下棲霹靂五星兮侵
室鈇鎖五星兮入奎雲雨四而方置霹靂下而是稽辨
咸池於西陸惟白獸之雄躡奎十六而修狹曳敗履於
高旻閣道六星兮控紫微之後戶王良五星兮燭附路
於軍門策畔一星兮新出名之以客兮獨尊外屏七星
兮奎之下屏下天溷兮強半存溷下司空兮號土一星
隱隱兮南陳婁三星而不勻方在縣之磬折兩更各具
夫五星有左與右之區別天大將軍兮婁北明天倉天
庾兮婁下生天倉六星兮天庾五天大將軍兮十一星
胃三星而細碎譬鼎足而力持胃北大陵兮旣起陵北

天船兮復維船九星而陵八漾河漢之淪漪船中一星
兮積水陵中一星兮積尸天囷十三兮捧胃囷側天廩
兮莫疑昴七星而成簇彩煜爚以纍纍天阿天陰兮西
侍昴東一月兮追隨陰下芻藁兮六黑天苑十六兮應
規六天讒兮繚折接大陵兮倭遲卷舌一星兮讒內礪
石四星兮水湄畢八星而當度審厥狀於倚义天街附
耳兮左右天節六星兮撒沙天高天關兮王下諸王六
星兮匪差三品字兮三柱五明珠兮五車天潢車中而
端肅參旗耳外而欹斜九旂曲抱夫殊域天園詎異夫
長蛇觜三星而一叢踞參端而畫界九星占井兮座旗

旗南四星兮司怪參七星而何巨森作作其有芒三爲
心而四足伐三星而內藏玉井軍井兮托足屏有二星
兮外張伐下四星兮天厠厠下天矢兮一黃考南維之
三次合首尾而爲鶉井八星而高絡排井田於漢津兩
河六星兮南北五諸侯下兮天樽井左一星兮名鉞樽
東一星兮積薪水府水位兮隔陌四瀆闕邱兮卜鄰天
狼直注夫弧矢野雞外圍夫軍市南極一星兮呈祥上
有丈人兮孫子鬼四星而中白屬積尸之氣騰四星在
上兮爲燿外厨天狗兮頻仍天狗南而厨北在鬼下而
繩繩一星爲天紀之號六星有天社之稱柳八星而曲

頭宛垂楊之低彈上三星爲酒旗挂長空而婀娜星七
星而同鉤一星圓而尤煥軒轅天矯兮龍拏一十六星
兮璀璨御女一星兮承權天相三星兮星畔軒轅尾接
夫上台內平四星而可案張六星而軫狀耿南天而鮮
儔揖翼宿之眇眇拱太尊而悠悠翼廿二而隱約窮目
力以推求上八下八兮交注中有六星兮孔稠軫四星
而儋轄內長沙而獨留左右二星兮兩轄三星在下兮
青邱爰自西而及東厯園周而已徧十二宮而瓜剖黃
赤交而迭嬪彼馬遷之天官與張衡之靈憲掇秦火之
餘燼混譏祥而惑眎來利氏於歐羅學因之而大變發
鄧平所未發辨唐都所難辨譬禮失而求野詎棄經而
信傳昔披圖而莫明今尋文其如見冀少裨於來學敢
追蹤於往彥

校禮堂文集卷一

受業儀徵阮常生壽昌校

校禮堂文集卷二

歛凌廷堪次仲撰

賦二

辨志賦 并序

乾隆四十四年歲在屠維大淵獻廷堪春秋二十有三
托跡溟海抱影窮巷爲賈則苦貧爲工則乏巧心煩意
亂靡所適從用是慨然有嚮學之志焉學記曰一年視
離經辨志計余之時則過矣懼勤苦而難成也乃爲辨
志賦以自廣其辭曰

繫叔封之支子兮分庶職於成周官凌人以掌冰兮實

受氏之所由緬先世於顯慶兮逐薄宦而南游敷美政
於新安兮肇雙溪而構宅厯千祀而彌昌兮食甘棠之
舊德惟詩書之是遵兮惟田疇之是力紛余旣懷此良
璞兮竟飄轉乎海東惜彫琢之未施兮悵和氏之不逢
瓦礫狎而相誚兮砥硃巧而相蒙跋泮躑躅而得意兮
傲驥驟之騰驤敗絮垂領而焜耀兮薄黼黻之喬皇下
里啁哳而高唱兮斥激楚之抑揚廢瓿陳列而自雄兮
議籩豆之短長夜耿耿其不寐兮晝忽忽而若忘信樂
土之孔多兮余何獨居乎此鄉海濱濕而蒸鬱兮地窪
下而卑污偕雉兔而羣處兮共鼃鼃而雜居藜與蒿其

掩徑兮荆與棘其塞塗鶴鷄繫於葦苕兮葦苕折而巢
毀鳶蘿施於蓬麻兮以蓬麻爲可恃競攀附而不以爲
危兮代私憂而竊恥彊展卷而娛樂兮見往事之可欣
岡巍巍而鳴鳳兮椒穆穆其育麟山有桂而可援兮澧
有蘭而可紉心愴怳而疑惑兮恐厥語之非真洵余身
所罕覩兮豈古人之妄云私仿徨而獨吟兮諒寂莫而
誰伍乏霧雨之足潛兮無羽翰而難舉志輾轉其無方
兮抗遐思於千古尹耕莘而待聘兮望懷韜而釣蟠奚
食牛而邁繆兮戚叩角而邀桓冀風雲之或會兮寧草
澤之久安衛霍顯而見長兮建高勳於塞北超僅奮而

出奇兮耀英聲於西域當其困於厄窮兮固時人之靡
測慕朱游之介節兮希佐治之堅操憲斷鞅以迴駕兮
宣彊項而曷撓耿壯懷之激發兮匪抗直以鳴高賈指
畫而陳書兮策治道之閎深馬瑰麗而揆藻兮播子虛
而奏上林雖華實之各殊兮均震盪於古今却壇席於
魯陽兮思樊英之高蹈振鸞鳳於蘇門兮企孫登之長
嘯藐軒冕於塗泥兮引浮雲而寄傲朱家豪於漢初兮
脫季布於東魯劇孟橫於雒陽兮判成敗於吳楚豔游
俠而拔劍兮時酒酣而擊柱嗤販脂之辱處兮雍伯因
之而素封鄙馬醫之淺方兮張里因之而擊鐘果居積

之可富兮雖貨殖其願從邨氏侈其鼎食兮緣酒削之
薄技濁氏翩其連騎兮賴胃脯之賤藝愧習巧之多艱
兮焉百工之敢避志虛懸而奚薄兮恆欲辨而無因攀
前哲之矩步兮足將進而逡巡徒沉吟而憔悴兮弊無
益之精神身雖托於海隅兮心已超乎塵外結遠夢於
中宵兮紛總總其來會風蕭蕭而乍起兮水浩浩而生
波挾五陵之豪士兮醉擊筑而長歌雜屠沽而竝坐兮
增逸興之嗟峨歛放筆而萬言兮叩九閭而獻策擢高
第於大廷兮立朝端而規畫擬拾遺而補闕兮批龍鱗
而力爭詎天威而莫礮兮感恩重而身輕秉斧鉞而專

征兮挺不世之奇略標銅柱於炎荒兮勒燕然於大漠
告成功而飲至兮裂茅土而酬勳闕南宮而貍象兮開
東閣而延賓歸舊山而退休兮課農桑於林下奉滫瀡
於晨昏兮樂優游於田野雞喔咿而遙唱兮覺枕上之
匆匆巢蚊睫而快意兮據蝸角而稱雄唳九臯之鳴鶴
兮叫四壁之寒蟲訝渺茫於俄頃兮已遞閱乎窮通山
鬼化爲羽客兮昧爽款余之敝廬聳悅時之高弁兮曳
諧俗之長裾欣然告之以所夢兮語琅琅其責余曰苟
有志於顯榮兮蓋媿嬰之爲急突梯脂韋以詭隨兮慮
喬野所難習喜委曲而逢迎兮患拘牽而膠執桃李柔

媚而蒙漑兮松柏孤直而爲薪敦洽塗澤而專罷兮閭
媿樸素而見嗔以茲論爲不信兮盍援古昔以指陳范
蔡游說而輝光兮孟荀守道而偃蹇馮尉皓髮而爲郎
兮高安弱冠而膺冕何升降之相岐兮幸因機而善轉
長孺持正而外出兮平津釣譽而取容喬固鯁介而去
位兮廣戒選懦而作公信所由之殊輒兮致禍福之不
同或懸絕其得失兮或迥異其榮枯或變亂其邪正兮
或顛倒乎賢愚尙其知所趨避兮奚獨抱此區區敬避
席而謝客兮辱君子之良誨幼而狎於鴟雛兮雄鳩非
余之所愛明知荃蕙之不如艾蕭兮不忍舍余之常佩

迨山鬼之既去兮闕中情而莫宣疑姤修不足以深恃
兮志脅亂而紛然就占人而齊邀兮叩巫更而筮焉將
古訓之是究兮願紛華之悉捐懼岐塗之錯出兮疇趨
向之能專果孰從而孰違兮果孰正而孰偏蘄神明之
預告兮假靈著而默傳道卑弱以自持兮抱清虛而爲
守老寄旨於五千兮莊寓言之十九彼培仁而擊義兮
非鯁生之所友陰陽拘牽於禁忌兮厥原出於羲和假
容成以相焯兮托黃帝以互夸彼舍人而事鬼兮畏識
者之譏訶法信賞之必行兮轉禮教之不逮申商變本
而加厲兮成天資之殘害彼任刑而致治兮動仁人之

深慨名剖判於異同兮核禮文而責實繼鄧析之佚編
兮籤孫龍之遺術彼鉤鉞而析亂兮洵警者之流失墨
本出於清廟兮翟貴儉以爲宗荆兼愛而右鬼兮闡非
命而上同彼摩頂而放踵兮孟氏闢之而遂窮從橫簡
練而揣摩兮務權變而尚機巧儀秦騁說於七王兮勝
負倏分於秦趙彼棄信而詐諉兮爲吾徒所羞道雜兼
儒墨而合名法兮見王治之無不貫文信流譽於嬴秦
兮淮南發聲於炎漢彼漫羨而靡所歸兮誠學人之通
患農艱難於稼穡兮首八政以宜民神農作耒而爲君
兮后稷播穀而爲臣彼竝耕而諄序兮允閭閻之小人

祝既畢而凝神兮就余位於門外羣執事之具陳兮肅
衣冠而敬待巫更布席於闌西兮抽上轡而受辭卽席
坐而書卦兮還東面而占之筮遇泰之初九兮拔茅茹
以彙征上坤順而應乾兮三陽同志而吉亨象既告余
以攸往兮輒諏日而遄行斲若木以爲車兮叱頰虬以
爲馬桂旗連蜷於其右兮霓旌繽紛乎其左爭萬里於
片時兮虞鯤鵬之先我登泰岱而振衣兮躡日觀之崔
嵬探金緘而窺玉冊兮俯封禪之層臺七十二君之已
邁兮吁三古其邈哉懷秦皇之鉅製兮想漢武之雄才
指衡嶽而南嬉兮躋祝融於天際鎮妖怪於火維兮伊

神柄之專寄披丹質之綠文兮摹禹碑之奇字呼湘妃
使出歌兮奏碧空之鸞吹馭天風而升太華兮捫箭栝
而摘明星倚巨靈之遺掌兮竦高峯之削成開嶽蓮之
十丈兮彙西極之金精叔卿排雲而長揖兮毛女抗手
而遠迎適曲陽而北觀兮跨恆山之片石阻燕代而爲
關兮藏寶符於在昔慨虞舜之時巡兮畱妣王之舊跡
左碣石而右居庸兮擁太行而爲天下脊攬余轡於崧
高兮任逍遙於中土昔降神於有周兮詠生申而及甫
沈寥靜而秋高兮驚月明之砧杵蹈石室與金堂兮訪
眞靈之棲處瞬息五嶽而已徧兮吾將利涉乎大川冰

夷效靈而鼓楫兮天吳揚鬣而負船風搏擊而破浪兮
曾何有乎溯沿遵桐柏而泛淮兮信胎簪其始達由豫
徐而之揚兮度三洲之飄忽命庚辰以縛支祁兮駭神
功之超越嗟垂釣而封齊兮弔假王之勳闕豈蠙珠而
見遺兮吐奇光於空闊覓真源於清濟兮截河水而伏
流溢爲滎而成澤兮又東出於陶邱發王屋而會汶兮
界封畛於兗州沈初名而漣旁出兮漑萬頃之平疇惟
其小而能自達於海兮故爵秩視乎諸侯導長江於西
戎兮昉濫觴於岷蜀出巫峽而奔騰兮波濤幾撼乎坤
軸詫奇鷓之九頭兮矜異鼉之三足鼉鼉宅之而作家

兮蛟龍據之而成族欽巨量之淵涵兮孕羣生而卵育
河渾灑於崑崙兮瞰龍門之砰湃觸底柱而欲迴兮挂
呂梁而爭隘誕則視之而若絲兮盟則期之而如帶流
天苞而出圖兮決銀潢而分派慶九曲之安瀾兮兆嘉
祥於盛代歷壯游而未滿吾志兮畢然高望於雲間洪
厓持節而相召兮告我以海上之三山青童含笑而凝
睇兮素娥夾侍而垂鬟練紺霞以爲骨兮琢白玉以爲
顏聞瑤笙之隱隱兮響雜佩之珊珊虎鼓瑟而旁列兮
龍負弩而前驅眇齊州於聚米兮小滄海於一盃盼息
肩於元圃兮期稅駕乎方壺粲樓臺之隱見兮耀金碧

於虛無嗜羣仙之出沒兮隔弱水而招呼控青鸞而奮
往兮鞭黃鶴而疾趨覲王母而慮遲兮挹浮邱而恐不
及值雲氣之偶開兮忽下覩乎魯之邑聆金石之鏗鏘
兮式雲輶而佇立瞻鳧繹之巖巖兮臨洙泗之湯湯羌
弭節而審顧兮悅壇杏之芬芳停余驂而不進兮更中
路而迴翔重曰踰步千里獲所依兮經涂九軌毋外馳
兮服習仁義心自得兮布帛菽粟味無極兮聖賢之道
在六經兮彪炳天壤如日星兮進而不已山可就兮鏤
而不舍石可鏤兮守吾此志莫或懈兮道雖云遠會當
至兮

鄉射賦

以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爲韻

惟州長之習民擇春秋之嘉日苟審固之能嫻自興賢
之可必主在阼而彬彬賓當牖而秩秩大夫方入舉旅
之典未行司正乃升一獻之儀已畢縣中間奏合之者
三笙堂上工歌和之者二瑟於是三耦旣比射禮作焉
司射誘射司馬繩愆下射居上射之右上射在下射之
先其升也惟在豫則鈎於楹內其降也與升射者交於
階前侯始繫綱將射之節文如是獲寧釋算初射之制
度則然爾乃設楅取矢竝洗當榮繼比眾耦再射遂行
主人耦賓尊賢信其有等大夫耦士君子所以無爭射

者之進退允齊當物及物獲者之宮商悉協舉旌偃旌
既飲既調體直而各思其鵠不貫不釋心平而弗失其
正至於既卒射較短長中西數獲次第安詳司射去扑
而視算司馬袒決而升堂二算爲純因左右而分勝負
十純則縮用奇耦而判陰陽其禮不主飲酒故謂之射
其禮殺於大射故謂之鄉當是時也勝者舉趾靡矜負
者反躬宜審欽實解之雍雍覩奉豐而凜凜襲而加弛
似膺胥士之觥袒而執張如奪宮袍之錦大夫飲於階
上緣其位之已尊賓主授於席前所以優之獨甚大夫
不勝其耦不升其耦不勝升堂特飲若夫屆三射而彌

文居一篇之最後典稱樂正攸司職在大師所守五終
祇奏夫騶虞九節詎煩乎狸首禮容樂節奚須命中爲
能折矩周規但以循聲是右和容共尚其餘皆率初儀
退遜自甘厥志惟祈斯酒迨乎射禮竟酬禮施以下爲
上由尊及卑酬則有差受者辯矣爵行無算樂亦繼之
說屢乃羞禮之成也不紊送賓再拜事之卒也咸宜於
五禮爲嘉研經師之訓詰居六藝之一肄學士之威儀
我

國家偃武桃林修文

楓陛薄海同春斯民一體慶多士之雍容仰一人之豈

弟主皮與舞比閭共協夫烝烝襄尺井儀庠序竝臻夫
濟濟敬五常而敷教直躋虞舜命官本三物以作人遠
邁姬公制禮

校禮堂文集卷二

受業宣城陳紀綱甫校

校禮堂文集卷三

歛凌廷堪次仲撰

賦三

魏文帝賦詩臺賦 并序

城子山在儀徵縣北六里庚子之秋同邑人趙參往遊
焉登覽竟日山嵐侵肌坐憩少時江練凝目參指竹樹
蒙密處諗予曰此間卽魏文帝賦詩臺也盍一觀之乃
披灌莽穿邃林見土阜數尺枕於山坳澗水齧基深成
窟穴有野獸二眠息於中聞人聲驚逸叢薄磔磔飢鴉
悲鳴迴風蕭蕭敗葉雨墮無碑碣題記可證唯瓦礫縱

橫而已歸檢縣志果如參言案魏志文帝紀黃初六年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裴少期注引魏書載帝於馬上爲詩所謂觀兵臨江水江水何湯湯者是也胡身之謂其處不可考近顧景范以爲在揚州府城東北是魏文觀兵賦詩但至廣陵無緣得在斯地然而方輿之書樂史以還精密蓋鮮祝穆而降附會益多矧茲邑乘庸足辨乎乃援毫以賦之曰

有楚游客子者翱翔乎揚子之津徘徊乎迎鑿之浦覽山色而遲回望江光而延佇維淮南之要衝實控引於茲土當京口之上游作建康之門戶旣度勢而興懷遂

撫今而思古爰見高臺零落江湄覩遺址之漠漠悵荒草之離離慨焉以思悄焉以悲乃召三老揖而問之斯臺之構昉於何時三老斂衽前席致辭不知何王耀兵於茲賦詩而還臺實始基居人相傳者如此而無時代之可稽客子喟然而歎曰悲夫此蓋魏文帝之賦詩臺也胡爲乎寂莫而至於斯往者炎精旣衰蛇見鹿走羣雄擁戈割裂九有黃星燭天太阿在手翦尚幹於河朔蹙邊韓於關右奮雄才而夷難若疾風之摧朽當其劇荆襄窺江潭豚犬愚鬼蜮貪鯨吞天而岌岌虎負嵎而眈眈眇吳越之蕞爾若机肉之可探迨大衄於赤壁始

鼎足而成三洵天命之有在豈無意於東南矧夫子桓
嗣業翩翩文士紹乃霸圖遂殄漢祀建羽葆於廣陵驅
樓船於江涘脅彼藩方責其侍子登平乘而賦詩杭長
江於一葦後有好事建臺於此圖經遂據之而書地志
亦因之而紀紫髯有知得毋莞爾泊乎阿童銜刀元冲
進兵青蓋入洛降旛豎城嗟鳳皇之虛集怨天璽之不
靈以彼黃屋左纛割據自雄築濡湏之塢營武昌之宮
猶且鐵鎖鎔于江上鬼目生于苑中况乎斯臺數仞之
崇寧不隨浮雲而竝逝逐駭浪而俱空噫嘻悲哉則見
夫涼飈北來白日西匿鼠雀穴其顛狐兔眠其側緬通
天於咸京懷陵霄於雒陌擬銅爵而不侔較冰井而無
色榱桷毀兮餘蓬蒿金碧銷兮但瓦礫殘階有徑苔蘚
沒斷碑無字風雨蝕任才士與行人罔不過之而太息
或駐馬而憑眺或搦管而吟哦望平原而極目見江水
之增波對此茫茫輒喚柰何於是研芳杼藻而爲弔古
之歌歌曰有魏守邊兮置四征征南征東兮禦吳兵胡
爲此臺兮以詩名萬乘南下兮功不成三分已定兮空
戰爭孫曹既往兮世屢更騁望千里兮愁人情

登鄴城賦

著雍滹灘之歲六月哉生明余發自大梁將有京師之
行車馬旣戒道出鄴城漳水東流浩浩有聲廢址尙在
頽垣已平邑乘昧其處居人忘其名慨焉歎息者久之
於是解轡息驂褰裳而上披荆豁榛憑高四望古色蒼
然山川環向太行爲之西擁滑臺爲之東障後倚襄國
之險前臨大河之壯孰據之而稱霸孰撫之而幾王若
乃本初任俠東京世臣睥睨漢鼎以力假仁驅策并代
之士號召幽薊之民氣吞僭盜志靖烽塵野戰若雷電
攻城疑鬼神智勇旣竭卒困於人洎夫當塗應識魏基

方固黃符熾昌赤靈震懼蜀棲山而守險吳臨江而設
戍銅臺之妙伎徵歌華屋之詞人作賦盛業未衰雄圖
如故總帳宵陳傷心陵墓又若季龍巨狡窮侈極猜璇
室朝啓瓊樓夜開燎光奪月香屑成埃指揮則海水皆
立叱咤則江流欲迴妄冀無窮之業可憐有盡之財一
朝石獸徙坐待步搖來爾其慕容膺籙握璽自雄承人
乏而爲帝因世亂而興戎父子兄弟如虎如熊洛陽著
開疆之績枋頭成克敵之功遺愛旣逝王氣遂終惜哉
雙燕竟入紫宮至於高王奮戈中原瓦裂六鎮傾心三
軍飲血卽山捷而宇文走韓陵勝而爾朱滅敕勒之歌

旣殘殺翹之飛已決曉日照兮桃枝繁秋風起兮榭樹
折歎乞食於華林聽琵琶而幽咽是以興來情往弔古
悲今數羣雄而搔首感千載而驚心托微波而不語對
遠岫而長吟雲茫茫以將夕景翳翳其未沉黽黽窺穴
鳴鴉嘯林遺甑新雨蝕折戟古苔侵吁嗟乎平沙則昔
是騷壇紺宇則今爲茂草文章盛於建安土木繁於天
保訪遺蹤於斷碑徵軼事於故老摩孤劔而徘徊就陳
編而搜討畸人固別具性情遠客本自舒懷抱揮余策
而擣辭命僕夫而就道

後大鵬遇希有鳥賦 并序

乾隆四十九年再晤阮伯元於揚州賦此贈之

昔李太白之見司馬子微也感奇傑之罕覲遂作賦於
開元譬希有之遐舉遇大鵬而高騫本東方之瑋說敵
南華之寓言氣熊奮而虎躍骨螭翥而蚪軒爾其事往
千載遙遙如待歲月屢更精神猶在哉其英姿弢其異
采辭仙圃而集儒林棄文河而騰學海原夫希有鳥者
秉秀奎壁實生牛斗左能覆東王公右能覆西王母視
八荒爲庭除指五嶽爲部婁立彼崑崙自求其友乃有
南風起於天池鯤化爲鵬培風而嬉扇屏翳而搏擊挾

豐隆而驅馳鯨鯢讐伏而不敢出鼉鼉震駭而不敢窺
顧見希有既驚且疑曰此何鳥也賦形之大與吾等夷
且夫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兩美必合間世斯遇抗聲招
之欣然來赴於是二鳥視笑莫逆於心將翔將翔俯仰
古今有疑則剖析有過則規箴如阿膠之投漆如慈石
之引鍼情以同而始治志以共而益深天則蒼昊旻上
地則東西南朔所至悉瑰奇所游咸卓犖但望影而互
憐不競雄而相角環逢晉使而成雙璧邁魯君而爲穀
非馬可以喻馬之精非魚可以知魚之樂息六月而小
鷁雛圖萬里而卑鸞驚其有時而上下也若金水二緯

附羲和而疾遲其有時而遠近也若羅浮兩山借風雨
爲合離其接翅而飛也若五雲之麗於舜墀其和聲而
鳴也若九磬之奏於后夔甘露醴泉以待其飲竹實琅
玕以待其食扶桑若木以待其棲元圃赤城以待其息
日中之金鳥可媿其輝光星躔之朱鳥可方其顏色雕
園風之蒼玉以爲其瓜距萃蓬萊之紺珠以爲其羽翼
沐日浴月以爲其文章抱陰負陽以爲其道德進必以
禮法靈鳥爲依歸止必以時作凡禽之矜式夫鸞見則
天下安鳳儀則天下寧茲二鳥者雖有鸞鳳之實尚無
鸞鳳之名掩六合而橫被摩九霄而上征望天路之坦

蕩擬竝朝乎玉京下視葭葦之鷓鴣固猥瑣不足櫻卽
蘭茗之翡翠亦巨海之浮萍昔義山之賦蝨也魯望爲
後蝨賦以廣之魯望之賦杞菊也子瞻爲後杞菊賦以
張之是皆有意發逸響無窮出清新將照映於來世匪
因襲乎古人爰搦筆而賦此步數子之後塵未審太白
子微見之以爲效西子之顰邪抑致歎於積薪邪

鳴蜩賦 并序

山齋五月綠陰當戶鳴蜩嘒嘒其聲動人感其自拔於
糞壤之中高舉於穆清之表又能餐風飲露不以嗜欲
累其心也於是不揣譎陋伸紙賦之其辭曰

齊王命駕游於稷下騶忌子御淳于髡爲右有聲冷然
來於申池竹木之藪嘈嘈騷騷如絲之叩琤琤鏗鏗如
竹之奏齊王曰嘻伊何聲也試爲不穀究之淳于髡對
曰是則所謂鳴蜩也齊王曰鳴蜩何如對曰糞土所積
爰生蟻螬蟻螬爲腹蜻腹蜻爲鳴蜩屏遺蛻於滓穢振
輕軀於林皋以埃場之蠕蠢逐雲霄之羽毛譬如拔闌

闐而閶闔脫泥塗而軒冕品以上而益清聲以高而愈遠
遠結則九轉之丸蠶則八功之繭蛭蚋蟻蠅蠅螭蝻蛄
由此其選也爾其夕陽初墜涼颼乍起郭遠負山樓高
抱水古驛則一程兩程垂楊則十里五里馬蹀躞於路
隅棹容與於江渚若乃長晝隱几濃陰覆階客子有佳
興居人有好懷引濁醪而共酌倚茂樹以自怡咽繁響
而方寂曳殘聲而復來既不似鼃黽之聒耳而喧也又
不似蒼蠶令人抑塞而不歡也豈非庶生之可貴而微
物之所難哉且夫鼠之化鴛禽獸之遞轉也雉之化蜃
羽介之互嬗也腐草之化螢朽瓜之化魚無情有情之

相變也未聞出羣不易乎羣而秀頑之有分出類不離
乎類而升沉之有異其食惟風同冥冥之太空其飲惟
露同皎皎之太素不櫻於浴自潔其身以視夫螟蟻之
害稼蠅蚋之噉人晨蟻與羶附夜蛾與火親烏可同年
而共語相提而竝論哉騶忌子曰善哉言乎乃援琴而
歌之歌曰風詩所詠詳其聲兮爾雅所記辨其名兮未
若斯論得其情兮蜩乎蜩乎吾其從女游乎歌既闕齊
王大說歸燕二子於柏寢命齊女合樂賜以附蟬之冠
白璧十穀

野茉莉花賦

若夫荒圃間曠疏花亂開當門夾徑依草蔭苔旣裛露
而宛轉復向風而徘徊根雖托於淺土色不染乎纖埃
屆時知發無籍栽培於是就石罅而叢生傍牆陰而成
列雜蕪蔓而不羞蘊芳馨而長潔盼之子兮未來遺所
思兮誰折女不以荆釵損容士不以緇袍屈節抱樸養
恬葆真守拙是花也斂必以晨開必以晚較木槿而或
殊與合昏而相反爾其晡時新浴藤牀茗盃微颺乍來
涼生香滿又若暮炊方熟荷耜人返餉婦插鬢行歌緩
緩是以江東謂之洗澡淮南呼爲晚飯至于剝彼蓓蕾

仿佛朱鉛是曰粉花美人所憐如探老蚌既勻且圓是
曰珠花宜綴翠鈿聊揣摩其近似遂嘉名之屢膺蓋陸
璣之所未載亦嵇含之所未登嗤折衷之無定詎簡冊
之有徵若夫擬諸茉莉略罄形容齊楚燕趙稱謂多同
曰野者取其意之蕭遠曰紫者取其色之鮮穠觀其絢
以黃綠間以白紅非一紫之能概洵野趣之可風爰有
幽人澹焉而至采彼羣言別其同異侍兒小名之錄才
士登科之記許氏月旦之評劉君人物之志後有辭家
於焉徵事或是或非寧嫌位置况夫微物無爭應候敷
榮有香有色乃其性成毀之不損譽之不驚但扶疏而
自得初何羨乎虛聲彼夫梅有蠟梅菊有藍菊貌雖類
而實非乃依草而附木應馬應牛奚榮奚辱豈必襲間
色之稱而避喬野之目哉

晚霞賦 并序

昔謝希逸之賦月也。應劉既逝。猶有仲宣。庾子山之賦
枯樹也。東陽出守。尚逢元子。皆假托古人。以暢其旨。設
爲往復。以騁其才。是亦長卿之亡。是子虛。平子之憑。虛
非有也。豈可指其疏舛。以爲詬病。或者遂謂文人之瑰
辭。但以藻麗爲工。不以考證爲主。與博洽之儒。章句之
士。兩不相謀。此又不然也。夫立言之體。有常。爲文之塗
不一。紀載則雅應典核。辭賦則無嫌恢詭。譬之豕薇羊
苦。各有所宜。夏葛冬裘。反之均失。故虛爲主。客之作。歲
月若與史冊相符。則何異於張霸之僞。撰尚書。王肅之

私定家語。凡所以故爲紕繆者。蓋明其非事實也。是以宣尼而友柳下。不害莊生之寓言。子產而臣鄭昭。終乖史遷之傳信。彼誤蹲鴟爲羊。認彭蠡作蟹者。殆未可援此以自謝矣。乾隆己亥。羈旅真州。索居無俚。偶師希逸子山遺意。爲晚霞之賦。借江淹沈約綴構成篇。蓋以昭明冠時。二子皆前卒故也。其辭曰

天監十有四年三月季春太子旣冠。因監撫餘閒。徵學士召辭臣開燕於元圃之館。泛舟於後池之濱。旅酬旣作。邊豆雜陳。顧見晚霞舒卷。高雯思賦。其狀爰命休文。休文對曰。臣職忝紀載。才謝穠纖。體物瀏亮。不如江淹

太子乃進淹而詔之曰。抱景懷響。抽秘逞妍。當仁不讓。女其賦焉。臣淹受命運。以精思當筵。授簡大放厥辭。臣聞霞之爲物也。乾坤造端。陰陽孕質。其體則雲。其精則日。耀西極之餘輝。秉南方之正色。天女翦之而爲衣。仙人鍊之而成食。赤城高起於斗牛。丹氣遠舒於梁益。其爲類也。或紫若玫瑰。或青若琅玕。或蒼若翠羽。或碧若木難。旣稱名之各異。復變態之多端。蓋語之而未信。亦觀之而孔艱。惟茲霞之可貴。厥以赤爲大觀。若乃江光淨。天宇空。帶碧落。縈蒼穹。遙村乍漾。疏樹半籠。鍾人遜技。績事失功。虬守金闕。朱鳳翼璇宮。川有淚而皆紺。

山無峯而不紅至夫既縱復橫將聯忽斷乍見孤飛旋
驚四散馬腦競鮮鶴頭爭煥恍挹露之桃林訝經霜之
楓岸弭彤節於閭闔曳頰綃於河漢天孫織兮藻火裳
美人贈兮錦繡段爾其長虹亘霄微波蹙鱗照爛兮若
黼黻之襲天紳素月東吐潔無纖塵晶瑩兮若珊瑚之
捧玉輪斯時也君王乃擊蘭槳棹桂舟祛黼帷鏡清流
暮潮未長涼雨已收慮妃陵波神女出游擁采旄而迴
睇解絳佩以相投動朱脣以徐言暈丹頰而含羞托良
媒而不前抱明珠而夷猶則有金閨之彥石渠之英侍
青宮之暇日娛鶴禁之閒情仰天章之絢采窺天藻之

光明雖冥心竭其意極口發其聲而天工不能代天巧
不能形少焉煙冪冪而霏霏風徐徐以嫋嫋緬神光之
合離類文心之夭矯映極浦之歸人度長空之高鳥思
遠道兮透遲盼佳期兮縹緲望之而恍若可通卽之則
忽焉已杳安能脫屣於塵埃之中而振衣於高霞之表
賦既成矣太子賞之休文降席再拜稽首而獻明霞之
詩詩曰明霞初起當晚晴兮散而成綺薄且輕兮千縷
萬縷誰經營兮大塊耀彩五色呈兮霞外有人吹玉笙
兮遺世獨立抗手迎兮願化卿雲覆八紘兮千秋萬歲
樂太平兮太子曰美矣茂矣多爲富矣允宜竝列辭林

咸登文囿載諸選中以垂於後

校禮堂文集卷三

受業婺源戴揚輝爾勤校

校禮堂文集卷四

歛凌廷堪次仲撰

雜著一

○復禮上

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為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為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為

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

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醮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輓鞶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膳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

友也。卽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卽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卯也，非築氏之鎔鑄不能爲削焉。非臬氏之模範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轂焉。非輅人之繩墨不能爲轅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金之爲削爲量不必待鎔鑄模範也。材之爲轂爲轅不必待規矩繩墨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眇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

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于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而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于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于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于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于旣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囿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復禮中

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其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

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眾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胙獻眾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

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撝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眾賓。則謂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眾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于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

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卽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

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爲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又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卽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脩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蓋脩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脩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

也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 復禮下

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恆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言性極於幽深微眇適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案也。豆籩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

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眇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理事之說而小變之以鑿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

哉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說者以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卽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爲感歎時往不可復追卽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入於幽深微眇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爲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爲仁者惟禮焉爾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卽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托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

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卽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渺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恆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

人之意邪。後儒之學本出於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知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真之有哉。

三篇俱實有見也。推諸聖賢之言。頭。是道南宋以來。理學之救掃。而一空。此亦于禮經不能。本原如是也。



辨學

弟子問於博士曰。夫飾知驚愚者。古人之所嗤。違道干譽者。君子之所棄。故德修於己。不放論以鳴。高道積於躬。不矯情以立異。矧夫法壽陵之步。以爲高。適足羞也。竊東家之贖。以爲異。適足累也。今天下爭言學矣。易以輔嗣爲異端。書以古文爲贗作。毛詩以淫奔爲非。左氏以杜注爲鑿。此唱彼和。一唯百諾。至於考其居稽。核其聞見。則彖象繫辭。所云典謨誓告之文。閱之未能徧也。三百十有一篇。二百四十二年。讀之未終卷也。甚且憶說文數字。挾許氏一冊。輕詆先儒。妄改古籍。忽公穀之

易屏之而不視焉。畏禮經之難。束之而不觀焉。豈其言之果可從歟。抑浮薄不足效也。願先生教之。博士瞿然而答曰。善乎吾子之問也。今夫天地之氣。一廢一興。一盛一衰。學術之變遷。亦若斯而已矣。故當其將盛也。一二豪傑振而興之。千百庸眾忿而爭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眾坐而廢之。一二豪傑守而待之。故肆力於未盛之前。則爲矯枉之術。攘臂於既興之後。遂爲末流之失。子徒惜壽陵之失其故。不知固無傷於邯鄲之步也。徒詫醜女之驚其鄰。不知固無害於西子之真也。昔者漢氏諸儒。專已守殘。十四博士。立於學官。同源別派。互相

譏彈。非所師承。則必毀。殊所授受。則必刊。於是鄭康成服子慎之徒。破其藩籬。抉其門戶。鬱而未明者。爲之探索。伏而未發者。爲之訓詁。故其論撰諸家。皆西京儒者所未取也。自是而下。遞相闡揚。釋不厭冗。疏不厭詳。綿延延。以至於有唐。當是時也。唯傳注之是遵。莫章句之敢違。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後濂洛關閩諸君竝起而救之。蓋以矯株守之陋也。迨其後。則不爾矣。其爲說易入。其爲教易成。以篤學爲鄙俗。以空談爲粹精。趨新義者。謂之奇士。守舊訓者。謂之腐生。天之所覆。憐目之所出入。紛紛焉。籍籍焉。萬口而同聲。數百年來。不

復知漢唐之淵源。不能舉孔賈之名號。士有不講理氣。心性之學。則采紛者傲之。於此而欲踵其故跡。襲其緒言。譬猶水沸於壑。火燎於原。捧雪塞之。益其漲。負薪撲之。捐其燔。豈不誤哉。且夫積重難返者。依古之大懼也。貴遠賤近者。天下所深惡也。寒極則必暑。暘極則必雨。剛極則必柔。發極則必收。故易不獨指擊輔嗣也。將荀虞之。是宗焉。書不獨指摘古文也。將馬鄭之。是從焉。毛詩不獨闢淫奔也。將以箋傳爲趨向焉。左氏不獨排杜注也。將以賈服爲依傍焉。其視唐以還。固無足重輕矣。且欲軼魏晉而上之。若夫斤斤於聲音文字者。蓋閔小

學之不行而六書之久昧也。遲遲於二傳三禮者。蓋知異說之未淆而古義之尚在也。其又何怪乎。且吾聞之。氣之所開。勢不能禁。庸眾以從俗爲良。圖豪傑以復古爲己任。何吾子訾之太甚也。弟子曰。敬聞命矣。然則今之學者。萬全而無病乎。博士曰。惡。是何言歟。夫僞士不可以亂真儒也。猶之魚目不可以混美珠也。虛聲不可以紊實學也。猶之燕石不可以冒良鼓也。世固有無得於己。無解於心。東搏西撻。是古非今。而自附於著作之林者矣。亦有剽竊陳言。講張爲幻。竄易聖經。肆無忌憚。而自命爲宏通之彥者矣。子前所疑者。憤俗之激辭。乃

并其不當疑者而亦疑之。今所信者衛道之正論。乃并其不可信者而亦信之。必若所云。則是因黃鐘而貴瓦缶。因嘉禾而重稂莠。豈理之所有也哉。且吾不云乎。未盛而扶之。豪傑矯枉之術也。既興而趨之。庸眾末流之失也。是故爲所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則謂之抱遺守闕。爲所爲於眾人共爲之時。則謂之雷同勦說。彼拾人餘唾而甘之者。特猩猩之效人言耳。烏足與守先待後之儒竝論列乎。若乃東方朔客難之製。楊子雲解嘲之爲。班孟堅賓戲之理。崔亭伯達旨之辭。蔡中郎托興於釋誨。卻令先寄情於釋譏。張平子追蹤於應問。夏侯湛繼

知武於抵疑。僕誠無數君之感激。聊因子問而伸己之所

覲義

古者天子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故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朝。凡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廟中將幣皆三享。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受

擊受享皆于廟殺氣質也。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優侯氏也。天子賜舍。使侯氏卽安也。天子袞冕負斧依。鄉明出治。象天道也。侯氏裨冕入門右。所以承天象地道也。覲用命圭。特達禮以少爲貴也。享用束帛加璧。有庭實。隆殺之義也。奠圭于堂下。擯者辭。然後升。致命降階。再拜稽首。送玉。擯者辭。然後升。成拜。覲禮盛。侯氏先以臣禮見。天子以客禮受之也。三享皆中庭。奠幣升堂。致命降階。再拜稽首。不復升。成拜者。享禮殺。全乎爲臣也。享畢。不禮賓。天子尊也。不覲侯氏。自來。非使人也。禮畢。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天子威諸侯也。賜侯氏

以車服。天子懷諸侯也。或曰。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饗禮乃歸。賓客之道也。時會殷同之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古者諸侯不順服。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謂之時會。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旣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謂之殷同。方明。設六色六玉者。禮天地四方也。覲受之于廟。會同受之于壇。文質相變也。上公建常九旂。侯伯建常七旂。子男建常五旂。故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

立也。拜日於東門之外。日生于東也。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山川導自西也。禮日於南門外。就陽位也。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就陰位也。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本乎天者親上也。祭川沈。祭地瘞。本乎地者親下也。天子將行會同之禮。必先朝覲諸侯于廟。故孔子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爲其相者。諸侯之卿大夫士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朝覲宗遇。常禮也。會同。大禮也。朝覲宗遇之於會同。如祠禴嘗烝之於禘祫也。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

服者玉。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大雅曰。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言覲禮也。又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篚第錯衡。元袞赤舄。鉤膺鏤錫。鞞鞞淺幘。幘革金厄。言旣覲而賜之車服也。小雅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言會同之禮也。

校禮堂文集卷四

受業歙縣程洪溥麗仲校

校禮堂文集卷五

欽凌廷堪次仲撰

雜著二

讀顧命

天子即位之禮。儀禮無此篇。其不傳也久矣。惟尚書顧命尚存其制。必是周公所制之禮。康王循之而行耳。蓋康王之時。全禮具存。未必如今之十七篇。後人據顧命以補禮經之闕可也。蘇氏不之省。反引左傳叔向之言以疑之。見昭公十年傳謂是召公之誤。周公若在。當不至此。何其慎也。夫侯國所行之典。不可以繩天子。東遷以後之

事不可以律周初。此固無俟辨者。獨不思國卹是如何。鉅典卽位是如何大事。豈有周公制禮。漫不及之。而待召公臨時卒辦乎。蓋古人之禮。以繼世爲最重。士冠禮。冠者取脯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此適子冠于阼者則然。是母拜其子也。喪服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是父爲長子之服。如子服其父也。特牲饋食禮。祭畢。嗣子褻。主人再拜。嗣子將爲後者。主人其父也。是父拜其子也。蓋有國有家者。宗廟世守。所繫甚大。故聖人制禮於冠及喪祭。特隆其文以別之。非常禮可比也。况天子卽位受顧命乎。不可以晉侯旣葬未說衰經不見賓例之也。朱子亦曰。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明乎此。則世之迴護顧命。或以爲有關文。或以爲在東都者。皆可以不必矣。

顧炎武氏謂顧命篇自伯相命士頌材句以下。文皆脫失。故殘葬

成王事皆不詳。秋設黼衣綴衣句以下。乃康王之誥之文。是叙成

王葬後康王卽位于廟。史記侯之事。而秋設句以上。亦有脫簡。此特

形國蘇氏失禮之語。于經傳之旨。固無乖背。然修未允。釐定

立論。且伏生今文尚書。顧命康王之誥。固合爲一篇。按妻甚明。

核補堂文集卷之三
能于此兩闕簡猶多。而洋儒都未解及。固不為先生此說之直截
了當也。越語

予看越語書日記丁集中曾取邵氏說此說當亦補入

讀孟子

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
可坐而致也後之推步家皆以星辰為即晝夜一周之
天若然則孟子何故于星辰之上又云天之高也為此
重複之文乎蓋天者即西人所謂宗動天也星辰者即
西人所謂恆星天也恆星天之上更有晝夜一周之天
西人謂之宗動天此天以南北極為樞以赤道為中圍
挈七政并恆星而左旋恆星亦如七政在本天上循黃
道而右旋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使恆星即晝夜
一周之天則冬至千古如一無歲差矣秦火之後古法

不傳世儒遂誤謂恆星天卽晝夜一周之天及晉以來
屢測中星不同又誤謂日道內轉而縮天度平運而舒
皆揣度之辭未能真知其所以然也自西人入中國始
以宗動天發明歲差之故學其學者以爲得未曾有不
知古人蓋先知之矣使古人祇知恆星爲天則星者恆
星也辰者卽恆星所分十二次也孟子著書但云星辰
其義已足今旣岐天與星辰而二之則其必知星辰之
上別有一天也明矣蓋孟子此言爲歲差而發非徒日
至也夫日至者起算之端卽每年歲實之一周雖小餘
有強弱之殊卑行有前後之異而皆與星辰無涉况歲

實若定則平冬至固年年不變何難坐致之有所難知
者日至歲歲與星辰不同耳欲求日至歲歲與星辰不
同之故非以宗動天與恆星天相較則無以得其端倪
故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古之儒者通
天地人後之儒者惟鑿空談理而已故驟聞西說或以
爲創獲而驚之或以爲異學而排之愚以爲皆非也西
人之說微之虞書周髀而悉合古聖人固已深知之非
吾所未有由說之者不得其意耳則驚其爲創者過也
西人之說旣合於古聖人自當兼收竝采以輔吾之所
未逮不可陰用其學而陽斥之則排其爲異者亦過也

古書雖不盡傳就其存者而推之虞書周髀而外孟子
數言尤其明而易見者也。歲差之故孟子既已知之而
言之矣。而謂宗動天之說始於西人豈篤論哉。

讀宋史

宋史成於元末。其時道學方盛。所謂君子小人者皆朋
黨之說爲之也。試以汴宋而論嘉祐以前以黨呂文靖
者爲小人以黨范文正者爲君子。治平以後以黨熙寧
者爲小人以黨元祐者爲君子。此東都君子小人之大
較也。夫黨范文正者即不敢置議矣。而當時所深詆者
如高文莊若訥夏英公竦諸人。平心觀之。果皆小人乎。
黨元祐者即不敢置議矣。而當時所深詆者如李邦直
清臣楊子安畏諸人。平心觀之。果皆小人乎。慶厯朋黨
易於平反者。以呂許公晚節涵容異己。有以全之也。至

於紹聖之禍綿綿不已。宋乃半入於金。以報復隙深。終無平反之日故也。再以杭宋而論隆興以前以攻和議者爲君子以黨和議者爲小人慶元以後以黨道學者爲君子以攻道學者爲小人此南渡君子小人之大較也。夫攻和議者卽不敢置議矣。而當時所深詆者如王愍節。倫史文惠。浩諸人。平心觀之。果皆小人乎。黨道學者卽不敢置議矣。而當時所深詆者如王文定。淮林簡肅。栗諸人。平心觀之。果皆小人乎。紹興和議難於平反者以秦申王晚節誅鋤異己。有以激之也。至於道學之焰。隆隆不已。宋竟全入於元。以心性勢重。永無平反之

日故也。總兩宋之事而論熙寧以前朋黨尚輕元祐以來朋黨日重至南渡以後竟成水火仇讐有不可解之勢而國遂以亡皆歐陽公朋黨一論不肯持平有以啓之也。學者不能無遺憾焉嗟乎靖康之時不幸而用李伯紀之言而東都旋亡紹興之際幸而不用胡邦衡之言而南渡僅存有識之士苟不爲朋黨私意橫據於先則得失自見二事尤兩宋存亡所係故特取而論之則其他君子小人之說可以類推矣後之秉筆者但能心無偏倚據事直書不以一時之朋黨議論淆之則百世之下或有平反之日乎

論殊區。或曰：邱、瑤山、佞臣。然自有久地。惟以請康之巨。歸罪

李忠宣。曰：謬于星非矣。越傷。

篇中論兩宗朋黨事。極好惡之心。而南都如史忠宣王文宣

林爾昌諸公。自滕、東都、夏、李、玉慶、元堂、禁、洪、公、氣、節、雖、峻。

論其文章。任富。又似出慶歷元祐。洪名臣下矣。苦多又記。

拜周公言

非禹治水則後世將無人非周公制禮則後世將無人
倫昔唐李翱敬再拜于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
敢歎弗敢視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作拜禹言今廷堪
謁周公廟入門右北面再拜稽首于堂下弗敢升階中
庭奠摯退出于廟門外立接西塾作拜周公言曰
惟生人之有性兮受之於天非公之制禮兮孰知其原
至矣至矣

此唐人措大氣字之可天 越傷

述琴

琴之一弦爲黃鐘二弦爲夾鐘三弦爲仲呂四弦爲夷
則五弦爲無射六弦七弦則一二之清聲也一弦爲宮
謂之黃鐘之均卽慢角調也二弦爲宮謂之夾鐘之均
卽清商調也三弦爲宮謂之仲呂之均卽宮調也四弦
爲宮謂之夷則之均卽慢宮調也五弦爲宮謂之無射
之均卽蕤賓調也非一弦定爲徵也唯仲呂之均一弦
始爲徵爾律呂正義一弦爲徵專指正宮一調而言非三弦十一徽應五弦
之散聲也乃宮弦十一徽應小間之散聲爾蓋琴無變
宮變徵二弦其商弦與徵弦角弦與羽弦徵弦與宮弦

其中皆有二變是名爲隔一竽實隔二竽也故案十徽
卽應小間之散聲唯宮竽與角竽則真隔一竽故案十
一徽始應小間散聲也此其故宋姜夔言之詳矣其
七竽琴圖說曰慢角調於大竽十一徽應三竽散聲慢
角調大竽爲宮故大竽下一徽也大竽爲宮則四竽爲
徵矣又曰清商調於二竽十一徽應四竽散聲清商調
二竽爲宮故二竽下一徽也二竽爲宮則五竽爲徵矣
又曰宮調於三竽十一徽應五竽散聲宮調三竽爲宮
故三竽下一徽也三竽爲宮則一竽爲徵矣又曰慢宮
調於四竽十一徽應六竽散聲慢宮調四竽爲宮故四

竽下一徽也四竽爲宮則二竽爲徵矣又曰蕤賓調於
五竽十一徽應七竽散聲蕤賓調五竽爲宮故五竽下
一徽也五竽爲宮則三竽爲徵矣何嘗拘定一竽爲徵
三竽獨下一徽哉近通州王氏坦著琴旨以一竽爲徵
及三竽獨下一徽爲獨得之秘

一竽爲徵明鄭世子已有此說反覆辨

論而不自知其昧於旋宮之理也故於姜氏之說不得
其旨反謂斯言祇得乎當然而未明乎所以然何其僨
也蓋自唐宋以來樂之失其傳也久矣以王氏習於其
器又殫畢生之力以求之其所得不過如此况不習其
器而托之空言者乎王氏又謂琴聲不當用律呂只當

較以五聲二變斯言也但可以論琴徽不可以論琴弦也夫五聲二變高下無定者也無定者必以有定者程之方不迷於所往若不考律呂而但用五聲二變譬之舍規矩而談方圓棄權衡而論輕重有此理乎故琴徽雖具五聲二變而琴弦必用黃鐘夾鐘仲呂夷則無射五律之名然後無定之聲皆歸於有定之律矣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孟子所云豈虛語哉

述笛

絲聲之度長短不齊今之琴徽可驗也琵琶三竹聲之

度長短如一今之笛孔可驗也簫管續漢志載京房之

言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則

絲聲也其律之長短皆用準定之但以準之尺為律之

寸而已非竹聲真度也史記律數亦是絲聲又在京房之前自後儒者悉

依其數以制律故陳其義則可觀施於用則鮮合而竹

聲真度僅存於伶人之口大常之器簡編具在無有深

求其故者矣何謂伶人之口列和之辭是也何謂太常

之器梁武之笛是也案宋書律志載列和對荀勗之辭

曰晉書律志同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

律又曰太常東廂長笛長四尺二寸又曰笛孔率短一

寸七孔聲均又曰聲濁者用三尺二笛聲清者用二尺

九笛此蓋制氏以來相傳之舊軌也隋書音樂志載梁

武帝十二笛之制曰黃鐘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

尺六寸太簇笛長三尺四寸夾鐘笛長三尺二寸姑洗

笛長三尺下有一寸二字疑衍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

尺八寸林鐘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

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鐘笛長二尺三

寸此蓋竇公以來相傳之遺則也自黃鐘笛至姑洗笛

五律率短二寸即列和所云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也

列和又云東廂長笛長四尺二寸以其數推之則黃鐘

笛之前尚有二笛蓋長笛之五聲二變也自中呂笛至

應鐘笛七律率短一寸即列和所云歌聲清者用短笛

短律也列和又云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以其器考之則

笛之差數即笛孔之距蓋短笛之五聲二變也列和所

云三尺二笛者即梁武之夾鐘笛也列和所云二尺九

笛者即梁武之中呂笛也故今時所用之笛七孔相距

長短如一與琴徽之相距不同稽之古法正合然則經

生文士之辨論雖紛而弉工吹師之授受不變也苟勗

校禮堂文集卷五
不知竹聲之度異於絲聲乃依京房之術妄以笛孔取
則琴徽見晉宋志反譏列和作笛無法無怪其十二笛當
時不能用後世不可行也後之論樂者於簫笛之孔漫
不加察豈知爲竹聲之關要乎今之簫蓋古之笛今之
笛蓋古之橫笛也

校禮堂文集卷五

受業海州程立中敬持校

校禮堂文集卷六

歎凌廷堪次仲撰

騷

祀古辭人九歌 并序

蓋太空弗形因人心而呈露元始無朕緣物象而流通
目所不暇瞬者竹素能留之舌所不遑宣者鉛槧能達
之文之時義大矣哉是故六律六同協宮商以眇慮一
經一緯構杼軸以深思或如金石諧而爲樂或如丹青
雜而云采則有神瞽遜其工天孫慚其巧者矣夫麴蘖
所以釀酒而水則類酒之形黼黻所以成文而質則爲

文攸附指麴蘖爲酒者固謬謂水爲酒者更非何則離
麴蘖而言酒則水不可飲舍黼黻而言文則質將何辨
所以炳炳者其澤琅琅者其響渺渺者其情蓬蓬者其
氣不欲陋而欲華不取奇而取耦譬之虞廷慶雲色皆
備五豐城寶劍光必成雙此屈宋鴻篇爲辭林之正軌
班張鉅製乃文苑之大宗也用能垂日月而不刊與天
地而齊壽淵源自古光景常新雖徐庾之綺才豔骨燕
許之佩玉垂紳而老成之典型尙存高曾之規矩未改
降及韓柳矯彼梁陳漫云起八代之衰實自成一家之
學然而進學名解體仍沿於客難釋譏貞符命篇源本

出於封禪典引方諸廬陵之高談太史眉山之輕詆德
施固有間焉或謂車以任重安用雕輪釣以獲鮮奚須
桂餌於是訓詁未辨遽爾名家古今未通哀然成集夫
翦綵不如春華而春華非朽株之謂也琢圭不如太璞
而太璞非頑石之比也乃朽株且欲駕春華而上之頑
石竟欲渾太璞而同之斯固陋夫藏拙之方抑亦後來
談藝之謬也故風會所趨格隨時變見聞所囿習與性
成論文之書日繁爲文之旨日晦自隋以上溯魏之初
範良御之馳驅示大匠之規矩傳於世者尙有九家約
而言之均歸一轍東萊文鑑久失其旨西山正宗未覩

斯秘可謂一綫之微傳千鈞之重寄矣於魏時則有若文帝之典論論文於晉時則有若摯太常之文章流別陸平原之文賦於梁時則有若昭明太子之文選沈隱侯之宋書謝靈運傳論任敬子之文章緣起劉舍人之文心雕龍鍾記室之詩品於陳時則有若徐僕射之玉臺新詠他如荅賓戲演連珠兩京三都九懷七發子虛烏有之撰墨卿翰林之構以迄箴銘頌贊之儔書序誄碑之屬篇章雖富局鑰未聞凡此諸賢皆在所略夫技之深淺語不能傳心之精微口所難喻而數子者叩音響於空虛索端倪於冲漠不疾不徐而得心應手或批

或導而官止神行洵輪扁之甘苦咸庖丁之躊躇滿志者矣雖仲洽之編已殘彥昇之作或僞而趙璧睨柱碎瓊彌珍夏金淪波贖鼎亦貴昔賢不可作矣解人當自知之乾隆四十三年著雍闢茂之歲元日壬戌廷堪將約友人章酌亭共治古文辭於是醜酒於尊刻楮爲主書厥姓名祀之蓬屋割雞而登俎芼菘而實豆并仿楚辭九歌爲迎神送神之曲屬酌亭和焉

黃龍見兮戊寅赤符謝兮黃運新游南皮兮命駕宴西園兮樂賓睨三分兮踞鼎膺萬國兮貢珍心慨慕兮作者志遐思兮古人披百氏兮逍遙設六博兮紛綸組五

章兮錦機羅眾星兮蒼旻激爽籟兮作秋摘麗藻兮爲
春薦脯醢兮炳蕭藉巫咸兮降神

右魏文帝不

羌履信兮思順賦思游兮懷湘楚騷兮苗裔擷荃蕙兮
遺芳戴朗月兮高冠綴太白兮明璜制文霓兮爲衣襲
采雲兮爲裳要華電兮煜燭佩玉衡兮琳琅好奇服兮
不衰鳴威鳳兮高翔析文章兮流別頌時政兮太康靈
去來兮颯爽佇中庭兮仿徨

右晉摯太常虞

論五等兮秉異才長七尺兮聲如雷識名卿兮入洛寓
豪士兮諷齊日侈兮眾心將發兮危機目能見兮豪毛
不見睫兮齋咨輕托身兮成都冀綢繆兮久要朝列軍

兮朝歌夕棄師兮河橋詎害寵兮盧志竟隕身兮孟超
忘三世兮爲將蹈道家兮所忌夢黑幟兮繞車著白帟
兮偃旆感高穹兮霧冥泣華亭兮鶴唳憶賦文兮鈞元
探木士兮用心課虛無兮責有叩寂寞兮求音千蹊萬
徑兮窅然而深脈絡井井兮皆可以尋前稱道兮張華
後推服兮葛洪譬夜光兮積玉表厥論兮至公溯高風
兮雲間庶精誠兮克通

右晉陸平原機

帝子降兮漢南螭作馭兮虬爲驂俯春風兮顧影江水
湛湛兮情含折芳馨兮道遠愛而不見兮傷讒嗤六代
兮泯焚竊神靈兮置棋薄德誼兮任術君何爲兮生此

時悲泉鳩兮桐偶人巫蠱禍兮前史言瘞鷲物兮負奇
冤心懷慙兮不敢論疑蛟龍兮爲虺又指鳳兮爲梟雲
濛濛兮風蕭蕭君父咫尺兮萬里遙羽翮兮前驅雲旂
兮北御元圃兮孰游華池兮何處獵藝苑兮蒐奇身雖
遷化兮名垂朝羣仙兮絳闕指東海兮爲期

右梁昭明

太子統

有美一人兮江之渚曳華裾兮佐梁武高一代兮史才
述彭城兮繼班馬旣藝芳枳兮北渠又樹脩楊兮南浦
析音韻兮極微屈宋而還兮未窺前浮聲兮旣施後切
響兮亟隨不傳之妙兮在茲匪歌詠兮獨宜高文典冊

兮一以貫之俗士不識兮以爲論詩君臣不終兮自取
雷號號兮心苦疏臬事兮何驕上赤章兮曷補懷情不
盡兮主疑以隱易名兮君所悲取精多兮魄強或翩然
兮鑒茲

右梁沈隱侯約

懸鈴四角兮彩旗君之生兮鈴入懷賓客兮恆滿衣冠
兮競推曾居處兮無室復生產兮不治家雖貧兮四壁
書乃聚兮萬卷類田文兮愛客同鄭莊兮置傳揚眉兮
獎才扼腕兮稱善迨東越兮瞑目旋洛浦兮返骸動輪
之賓兮永絕漬酒之彥兮不來藐諸孤兮海南被葛衣
兮疇問例人情兮太行廣絕交兮劉峻昔衡文兮鄴下

笑毀譽兮交爭魏何爲兮見重邢何爲兮見輕君之文
兮不朽奚復待兮虛聲

右梁任敬子昉

言之精兮爲文文之心兮不紛以文闡文兮徒跡以心
授心兮乃神造棘端兮鄭削去鼻堊兮郢斤用雕龍兮
命篇匪談天兮好奇執禮器兮矩步緬夜夢兮往時從
尼父兮南行旦而寤兮志怡豈文章兮宗旨實聖人兮
式憑耿陟降兮中宵信著書兮祥徵今去君兮千載文
之法兮未改境鑿鑿兮非誣世遙遙兮相待探大衍兮
取數語含豪兮渺然前體制兮詳剖後肌理兮密研允
斯文兮正鵠願奕禩兮流傳

右梁劉舍人勰

惟氣兮動物惟物兮感人合幽遐兮一致惟歌詩兮見
眞繁仲偉兮先覺撰詩品兮論焉旨銜華兮佩實趣騰
天兮入淵楚臣兮去境漢妾兮辭宮骨橫兮朔野魂逐
兮飛蓬負戈兮外戍殺氣兮雄邊霜閨兮淚盡塞客兮
衣單凡性情兮所發托比興兮互鳴法九品兮衡士寧
逞臆兮妄評欽位次兮咸當溯源流兮極明方春日兮
載陽恆眷懷兮彼美手茲編兮風前心悠然兮自喜訊
古歡兮天末悵沿洄兮中止

右梁鍾記室嶸

雲化鳳兮集左肩石作麟兮降自天悟三昧兮講經立
五願兮證禪感使魏兮見留羈異地兮孰憐上書兮不

報隨貞陽兮放還慨大建兮北伐克疆齊兮拓疆舉南
平兮爲將制勝算兮廟堂拔壽春兮指顧儼大振兮國
威運干櫓兮方寸曾文士兮可譏惜麗人兮金屋緝新
詠兮玉臺擷月露兮俊致走風霆兮逸才漱芳潤兮六
藝馳籌略兮九垓啓淮南兮數十州以文自小兮文之
羞藻情縟思兮何足尤中有勳業兮垂千秋 右陳徐僕
射陵

九慰 并序

九慰者凌廷堪之所作也昔屈原婞直遠放湘南憂君
聽之不聰托文辭以自見九歌所以風諫九章所以縷
陳其徒宋玉閔原之忠述原之志爲九辯之篇以哀之
說者曰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自時而後王子淵則
有九懷焉劉子政則有九歎焉王叔師則有九思焉大
抵皆傷原之懷忠而遭疾履信而遭疑悼念之情孔多
慰藉之意良少不知使原發名成業得君行志上之秉
鈞朝宁僅媿烈於孫叔下之備位庶官但竝能於倚相
卽令如馬遷賈誼所云舍彼故土歷聘異邦在齊不過

如田駢慎到在秦不過如商君應侯極策士之浮夸享人臣之隆遇塵埃飄風事過則已安能所撰以經名所言爲史載垂塊奇之令譽與金石而齊壽開詞賦之先聲攀風雅而接跡哉夫榮華有盡未若文章之無窮也事功易泯未若著述之不朽也原之所遇雖曰不辰然文章之所沾漑著述之所衣被秦漢以還得其一體便可名家獵其片言卽成偉製方且與鄒邑之言性蘭陵之論禮共彪炳於天壤同焜耀於世宙彼蘇張從衡之學莊列虛無之旨直土苴視之詖邪斥之又况上官大夫之無當輕重令尹子蘭之不足比數者耶在原天懷

所蘊結至性所流露譬猶雷出地而作響水得風而成文何嘗求諒於後人何嘗冀知於來哲然世之論者觀其爲百代之模楷享千秋之俎豆固當以慰而不當以悼也明矣柔兆敦牂之歲廷堪應京兆試罷歸次年秋薄游南州溯江而上經故楚之舊疆感屈原之往事惜後人之知悼而不知慰也乃作頌一篇號曰九慰慰者安也聊以文章之無窮著述之不朽以慰安屈原之志云爾辭曰

偉哉大江之東注兮包七澤而孕三湘瞻赤鼻之峩峩兮顧樊口之蒼蒼山川清淑之氣鬱積而磅礴兮其人

類皆忠信而能文章歲在疆圉兮余游乎楚中駕千斛
之巨艦兮乘萬里之長風紉江臯之蕙芷兮舉木末之
芙蓉慨屈原之遭忌兮悲楚君之信讒徒行吟於澤畔
兮遠屏跡於湘南倚余棹而望郢都兮雲茫茫以間之
鼓余楫而招楚魄兮靈紛紛以亂之歛愴悅其如見兮
服奇服而來翔冠切雲之崔嵬兮佩寶璐之裔皇策青
虬以前導兮馴白螭以夾輔左詹尹而把袂兮右漁父
而竝游佇中流而不進兮陳余辭以慰之川渺渺以增
色兮山脈脈而生輝靈含情而未荅兮指千載以為期
茫然楚國兮蕭艾盈中有一人兮佩杜蘅謂蕭艾為寶

兮謂杜蘅為不芳佩之而退兮心竊傷忠枕鬱邑兮賦
離騷君門九重兮增煩憂情之所生兮文亦至讀其文
兮知其意纏綿悱惻兮引之而愈深顛倒替亂兮反覆
而不可尋既申之以九歌兮又重之以九章予懷渺渺
兮思君王遠游兮托仙愛而不見兮呵壁而問天望美
人兮盈盈心侘傺兮不平雖侘傺兮其猶未悔垂琳琅
兮披藻采彼突梯兮非吾徒寧芳潔兮以自娛詎有意
兮示後人後之人兮莫不祖其文秋水兮漪漪秋風兮
淒淒誦之千過兮神忽怡木葉脫兮迴春姿
惟尼父之刪定兮炳麟麟若日星乃先生之論著兮亦

號之而爲經本忠愛以扶質兮羌就實而敷華立言法
夫周孔兮誠殊轍而合塗豈後人之僭擬兮實學者之
所欽扶風謂其揚已兮非夫子之知音托六籍以立義
兮獲章句於宜城辭隱晦而意顯兮賴比例以致詳帝
高陽之苗裔兮類生民之厥初紉秋蘭以爲佩兮若翺
翔之玉琚夕攬洲之宿莽兮象潛龍之勿用駟玉虬而
乘鷖兮與時乘而竝重就重華而陳詞兮蓋臯陶之稽
古登崑崙而涉流沙兮則禹貢之敷土雖說者之穿鑿
兮非夫子之本懷亦瑋文之深厚兮隨所措而咸宜垂
百世之典則兮骨縱朽而猶馨彼昏濁而富貴兮曾不
如其無生擬其語而仿其意兮洵無病而吟呻悼夫子
之不已兮何慰夫子之無人

夫何十五國之詩竝采於太史兮獨楚國而無風豈南
夷之僿野兮致聲教之未通昔文王化行於江漢兮游
女亦解夫行吟胡歷年之六百兮竟陵夷而至今江漢
之靈秀不能終閔兮遂篤生夫屈原又使之窮愁憤激
而無所訴兮盡發洩之於語言鳥獸草木供其驅使兮
萬景俯首而莫驕鼓兩間之噫氣兮激而成夫風謠昔
楚子憑陵於上國兮迭與晉而主盟惟土音之是操兮
不克偕唐魏而竝稱詎國勢之旣衰兮得文章之後勁

惜不出於獲麟之前兮親折衷於至聖魯有頌而楚有
騷兮不以無風而見尤非荃蘭之不察兮寧聲名之能
久留

伊湘纍之憔悴兮志鬱鬱而不舒窮呼天而自訴兮孰
能測其所由謂纍之過中而失正兮胡不察纍之中情
雖怨誹而不怒兮實二雅之變聲使當王室之方盛兮
及周召而踵武卽宣王之復平兮亦仍叔之與吉甫何
纍生之不辰兮值靈修之數化僅自儕於蘇公孟子之
屬兮終悲吟乎楚之野發乎情而止乎禮義兮隨感遇
而成文正固導揚主之德兮變亦因乎愛君惟大雅之

材三十一兮小雅之材七十四笙詩六篇之已亡兮賴
序者之言其意纍之賦亦二十有五兮與日月而爭光
獨好修以爲樂兮長頤頷以何傷

竊聞夫賦爲六義之一兮以敷陳而見長詩人之賦麗
以則兮非淫豔之敢望緬孫卿之著書兮雖時竝而世
同賦質木而少文兮非辭家之所宗騷始廣其聲貌兮
蔚然成夫鉅觀如星斗之有芒兮如江海之有瀾溯馬
揚而逮班張兮咸秉之爲架則因其舛而恢張兮後皆
指前而剽賊假設主客以相酬荅兮厥原出於卜居招
隱詠而思元作兮摹大招而規遠遊懷則九而諫則七

兮襲九章與九歌望舒飛廉之瑋異兮率雲霓而來御
國殤山鬼之幽怪兮紛總總其上下世馳騁夫藻思兮
莫能越其範圍僅似中而求似兮疇奇外而出奇其曲
彌高兮其和彌寡忠湛湛而願進兮芳菲菲以自寫遭
謠詠於當時兮庶見知於來者

歷九州而相君兮豈遷地而弗能爲良周流乎天而乃
下兮忽臨睨夫舊鄉非不知異地之信美兮伊舊鄉之
可懷撫我馬之蜷局兮式我車之逶迤俗徒譏夫子之
迂拘兮不能游列邦而擇主彼秦齊燕趙何地不可往
兮寧獨眷戀夫荆楚惟不忍輕棄夫舊鄉兮固忠愛之

根於性也不屑與雞鶩而爭食兮亦潔清以自命也挾
狙詐以奸君兮騁捷步而爭先獨懷瑾而握瑜兮裹其
足而不前縱溘死而流亡兮生氣奕奕乎千古身雖蹈
於汨羅兮名乃照瀾乎天下嗤史遷與賈傳兮覽沉淵
而致惜何異鷓鴣已翔於寥廓兮而羅者猶視乎藪澤
士生三代以還兮恐修名之不立彼啞咿儒兒以事嬖
人兮非余心之所急伊鷲鳥之不羣兮抗黃鵠而高舉
椒蘭康娛以淫游兮共草木而同腐彼椒蘭能阨先生
之祿位兮不能阨先生之文章虎狼之秦能夷楚之宗
社兮不能滅先生之高名臨湘流而哀悼兮固世俗之

校禮堂文集卷六
常態也蟬翼重而千鈞輕兮余心蓋別有在也年壽有時而遷化兮未若聲名之無窮先生求則得之兮又何惜乎吾躬至於宋玉景差之閔肆兮竊先生之緒餘已足致身通顯兮宵小側目而不敢誣侍蘭臺而敷對兮附於騷而倖傳九原亮其有知兮或破涕而欣然

君之生兮遷謫君之死兮廟食廟巍巍兮江濱神英英兮澤國鑿黃金兮爲梁雕白玉兮爲壁美人降兮雲中芳草生兮門側占吉日兮辰良楚之民兮敬俟於室堂折瓊枝兮爲羞精瓊糜兮爲糗雖彝奠兮桂酒兕觥酌兮椒漿大巫歌兮起擊鼓小巫和之兮拊而舞望神之

來兮極浦吹參差兮渺愁予荷爲衣兮蕙爲帶霞軒軒兮擁芝蓋雷師砰訇兮載雲旗羲和弭節兮雜沓隨神之來兮涔之陽上官之餽魄兮屏息於道旁巫歌舞兮飶馨神欣欣兮樂康神之來兮風蕭蕭神之去兮天濛濛閱萬歲兮千秋享俎豆兮永不祧
亂曰吐辭爲經儷風雅兮奕禩文人奉爲祖兮名在天地長不朽兮金石隆隆與齊壽兮古今迢遙名可貴兮敬告先生良足慰兮

校禮堂文集卷七

歛凌廷堪次仲撰

辭

招海客辭

并序

僕本歛人生於海上二十有一年矣思歸不可得乃擬楚人作招海客辭以自慰招魂語辭用些字大招用只字盧枏放招用且字今效漢廣及抑詩用思字云辭曰帝軒轅氏臨乎黃嶽之上合神丹天都容成子侍焉帝謂容成子曰是有僊官舊隸玉籍兮名曰浮邱乃者籊雲振藻兮遠遷於海隅閱年三七兮作客而迷歸塗余

心閱焉女其往招兮俾乃返厥故墟容成子稽首受命
爰持絳節東向而招之曰客乎歸來海壖之焚惡更僕
其難數思芳菲其彌彰胡不懷夫故土思客乎歸來
海之東不可以容思積水浸天上下混同思秋濤挾雨
高如連峯思轉徙少滯聚落一空思歸來歸來不可以
托躬思客乎歸來海之南不可以耽思蠟蜃千歲腹侔
甕甌思茹火吐飈噬雨工而甘思有光四溢芒角薄星
思巨絙絡野絜撓雷霆思歸來歸來不可以或停思客
乎歸來海之西厥象慘悽思鬼車嘯林呶嘍兒唬思陰
燐沸巢偕魅竝棲思脩蛇暴穴腐鼯輪囷思五色爛然

毒氛鬱鱗思繞山數匝以尾擊人思歸來歸來無爲苦
辛思客乎歸來海之北不可以休息思妖狐禮月鍊形
善惑思幻爲女子美好顏色思伏險於順攫魂搦魄思
吸人之髓以供朝食思歸來歸來不可以宅思客乎歸
來海之山孔高思斥鹵彌望磽瘠不毛思泉苦土鹹煎
蝕脂膏思草木螫膚銛利邁刀思豺虎窺戶靡所遁逃
思歸來歸來不可以久勞思客乎歸來海之水何深思
黝然正黑直下萬尋思大魚人立舞波夜吟思猙獰朵
顛血流泔泔思牙須翁張雙瞳眈眈思歸來歸來無拂
乃心思客乎歸來亟理裝思發軔溟渤載橐囊思僕夫

戒塗裹糗糧思紉蘭爲佩瓊爲粳思自北懷南企故鄉
思客乎歸來初渡河思壯志矧碑高峩峩思崑崙導源
九曲波思上接銀漢浮星槎思中流擊楫發浩歌思客
乎歸來逾淮水思桂樹連卷招隱士思蘋草薶靡思公
子思蠙珠媚川光乍起思望古而怡情不能已思客乎
歸來浮大江思縱目拓胸近乃邦思馮夷伐鼓聲錚鏘
思江妃含睇蛾眉雙思百靈雜沓擁寶幢思金支翠羽
夾采鸞思客乎歸來過吳門思朱甍碧榭歌吹繁思冰
紈霧縠春風温思烹龍包鳳開芳尊思媚男冶倡銷人
魂思明眸皓齒多嬋媛思錦天繡地花能言思客乎歸

來經聖湖思黛痕隱見山有無思濃綠淨滑波縈紆思
桃酣柳暎交扶疏思芳洲風細燕引雛思新鷺出谷調
笙竽思摹烟刻雨疑畫圖思客乎歸來棹泖舟思曾巖
窈窕邃且幽思長藤亂篠覆瀨流思巒迴岫折任溯游
思眾瀑赴壑寸寸秋思羣峭刺霄空翠浮思韜奇蘊秀
窮雕搜思送妍引勝與目謀思客乎歸來八里閘思維
桑與梓不敢慢思敬訊宗黨言笑晏思飲食洽比樂親
串思迷祖稱先几杖畔思往蹟未湮猶可案思客乎歸
來登先隴思丙舍森森宰木拱思松楸崇封霜露重思
焄蒿怵惕心爲動思豐碑劓銘宿草擁思再拜炳蕭手

親奉思願言啓承心竊恐思客乎歸來款舊廬思婉容
堂上問起居思循陔采蘭慶有餘思琳琅在笥欽典謨
思越陌度阡帶經鋤思有山可耕水可漁思朝起視膳
暮讀書思冬溫夏清共我友于思稽古居今味道腴思
客乎歸來長自娛思亂曰雲衢茫茫兮滯滄海羣僊驂
鸞兮笑相待蓬瀛匪遐兮路可通璇宮貝闕兮高穹窿
舟楫紆曲兮車馬煩排風馭氣兮升天關鵬搏弱水兮
幾千里履之蕩蕩兮平若砥夫君迢遞兮有所思沉吟
盤桓兮以俟時容華未老兮歲月遲良辰已卜兮懷佳
期服奇服兮被瓊玖美人不來兮需我友擷彼白華兮

奉老母立德功言兮三不朽酌天漿兮爲君壽

詰叢桂辭 并序

夫緇黃殊色在乎所染邪正異勢由於其學故游駭川
之水者必非恬鱗息惡木之陰者諒無靜鳥因表以測
裏卽著以知微類聚羣分其效可觀矣昔淮南王雅好
文章招致賓客觀其合儒墨兼名法著書成家立言不
朽七略列其目九流廁其名未嘗不負人倫之鑒有高
代之識焉然而失如陞之節忘維城之固思出其位睥
睨神鼎卒之身陷大僂爲世詬厲披猖顛蹶良可悼惜
彼夫矯離騷之作爲招隱之詠其朱邸所棲素絲所聘
固應勸之忠孝澹其嗜欲明道家止足之義講君子退

讓之禮何圖幸舍諸賢計不出此僅托空文冀欺來哲
便可荅其飲食之惠酬其弊帛之敬迄今尋其遺編爲
之撫卷三歎焉漢涿郡高誘序淮南王書稱天下方術
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
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道德
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考史記淮南王傳雷被
上書告變左吳伍被爲畫反謀而漢書亦以伍被與江
充息夫躬同傳是作姦犯科者八人中已有其三不知
所謂道德仁義者果何等也豈當時曳履而至者皆俳
優侏儒之屬彈鋏而求者竝椎埋亡命之侶邪抑賢者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棄萬鍾其若浼翔千仞而不下邪
乃好事者或又傳其拔宅超舉此何以稱焉乾隆四十
四年二月廷堪辭家海隅負米江介依人方始涉世未
深慨叢桂之不存覩長淮之如故臨風搔首悠然有懷
嗟乎天上無好亂之神仙世間無徇人之儒術三古已
往莫知其因百感之興無端而集於是爲文一篇投諸
淮流以詰之其辭曰

騎白龜而溯游兮攬長淮之蟬聯茲水發源於胎簪合
眾流而東邁兮勢必靡迤澶漫而經過乎壽春昔尺繒
升粟之冢嗣兮分桐葉乎彼方何嬋媛而好文兮獨蒙

夫叛逆之惡名懷帝子之失圖兮嗟王孫之不歸宮中
倏生夫荆棘兮露瀼瀼而霑衣史稱淮南之爲人兮好
讀書而鼓琴何圖喜妖言而樂諂諛兮曾不自知其何
心豈八公之高棲兮類逋逃之淵藪競巢於危幕而康
娛兮寧不知禍發而不可久何小山大山之儒衣冠兮
不如孟嘗之雞狗日夜與伍被左吳兮部署兵所從入
案輿地圖而思聘金鎮彗星而汲汲命樓緩先要成臯
之口兮周被下夫頴川塞轅轅伊闕之道兮類中風失
心而狂顛以戈矛爲圭璋兮以介冑爲冕服以烏喙爲
紫團兮以鈎吻爲黃獨醜鳥翕舌而以爲鸛雛兮豺豸

磨牙而以爲麒麟直白黑火水之相反兮奚止杜衡之
亂細辛氣怨結而不揚兮涕滿匡而橫流起厯階而徑
去兮違伍被之老謀卒之不能堅守其說兮竟突梯脂
韋而同反有客如此亦安所賴兮曾何異羊勝公孫詭
之於梁苑平日居王之左右兮不能有所匡輔及事敗
而鳥獸散兮雖著書其曷補至今愚氓津津而稱道兮
謂乘雲氣拔宅而上升天下豈有神仙兮悉妖怪之所
憑彼河間獻王之好經兮必實事而求是瞻廟貌於武
垣兮享百世之禋祀臨淮流而詰叢桂兮桂樹偃蹇而
無言將史傳不可以盡信兮或受誣乎蘭臺與龍門古

核補堂文集 卷一
人骨朽呼之而不作兮望高天漠漠而渾渾撫鴻烈而
廢書興歎兮弭余棹而獨酌夫犧尊

禮歷陽辭 并序

禮歷陽辭者爲宋寧遠軍節度使王堅而作也夫風雨
如晦豐功或蘊於當時陵谷已遷潛德必彰於異代故
白虹貫日鬼神畏其精誠赤手屠龍天地矜其智勇未
聞生前奇捷困於國是之混淆死後壯猷抑於史臣之
忌諱如將軍之可慨者也案宋史理宗紀淳祐十二年
春正月癸巳武功大夫王堅以復興元功轉遙郡團練
使捍禦三巴折衝萬里紀瞻統眾抗強敵於方張祖逖
誓師恢故疆於已陷又寶祐二年六月甲辰四川制司
言合州廣安軍北兵入境王堅等戰禦有功詔堅官兩

轉將士來從天上難摧眾志成城鼓角鳴於地中莫撼孤忠似鐵盱眙有臧質拓跋氏徒奮衝車陳倉有郝昭諸葛君空施連弩又秋七月己巳以王堅爲興元都統兼知合州巴江之兵氣漸揚蜀土之人心乃固非張遼威略莫抗吳人藉韋叡英風始當魏將又開慶元年九月庚午合州圍解詔王堅寧遠軍節度使進封清水縣開國伯是役也元憲宗殂於合州城下或傳爲飛矢所中云巢門未破俄驚吳子輿尸玉壁方圍競說高王飲羽殘黎呼曰更生王室賴其再造又景定四年三月丁酉以王堅知和州兼管內安撫使斬郅支於大幕稍遷

從事中郎却永固於壽陽僅得會稽內史賞罰如是宋不欲亡得乎又景定五年三月辛巳王堅卒賜諡忠壯馮唐終於郎署王翦老於頻陽百戰成功九原齋志悲夫宋史成於異代元臣類有諱辭略具大綱多刪偉績承祚撰三國之志久知葛亮受誣永叔著五代之編不爲韓通立傳讀史者有遺憾焉時當落木道出橫江望城郭之隱然歎英雄之逝矣南渡故壘已沒平蕪西風寒潮猶帶餘怒乃仿九歌禮魂作禮歷陽辭曰望長江之湛湛兮驚秋風之蕭蕭卷怒濤於天際兮疑毅魄之可招昔元軍之獵宋兮若屠肆之繫羝咸齧觶

而伏質兮竟瞑目而待剖方羽書而北馳兮忽勁騎其
南下繞滇黔而夾攻兮視江東若破瓦何將軍之大勇
兮憑孤城而肆威驚神臂之一發兮折大首而解圍彼
合州之失利兮遂羣帥而遄返乃姦臣之邀功兮矜援
鄂而偃蹇捋虎須而竝游嗟宋史之無傳兮致勳業之未
上升兮偕斬鄂而竝游嗟宋史之無傳兮致勳業之未
詳薦將軍以禮魂兮壯令子為國殤匪血食於蜀口兮
合廟祀於歷陽

校禮堂文集卷七

受業歙縣朱承儁馴子校

校禮堂文集卷八

歙凌廷堪次仲撰

七

○七戒 并序

昔屈子作九章王逸曰九者陽之數也案春秋正義九
為老陽七為少陽故東方朔仿之而為七諫焉王逸以
為取天子有爭臣七人之義者非也然考其意度猶是
騷人之遺相其體製未改湘纍之貌獨枚乘七發因舊
名而剗新格變激響而成鉅觀洋洋乎盡態極妍矣東
京作者若傅毅之七激崔駰之七依崔琦之七蠲李尤

之七款桓麟之七說張衡之七辯馬融之七廣魏晉作者若曹植之七啓王粲之七釋張協之七命成公綏之七唱陸機之七徵左思之七諷鄴中之才不殊於洛下典午之士可配乎當塗矣是以休奕集之而爲林昭明采之而入選至於元嘉以後謝康樂顏特進尚嗣厥響太清而還梁簡文何仲言更行其緒而自漢迄今尋其存者皆不外乎飲饌車馬宮室游觀之盛田獵音樂服飾嬪御之美龔景摹聲層見疊出雖組織類錦綺雕琢等圭璋安能離枚叟之規矩脫吳客之杼軸哉若夫柳宗元之晉問咸謂其振在陰之響騁厯塊之技不與燕

雀競噪不與鴛駘齊走究之險馬戈甲名異而實同材木魚鹽語奇而意近求其鳴鳳翔千仞而自協乎簫磬飛兔馳萬里而不羈乎軌轍則力有所未遑才有所難給矣總之有若不能服魯人優孟不能治楚國似與不似未足深論也廷堪賦質椎魯專嗜禮經羣籍紛綸無暇旁及客有以書畫辭章性理經濟史學之等相勸勉者於是擬七發之體爲七戒一篇以荅之兼用自厲焉非敢與古人較得失也其辭曰

從宜處士居於環堵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抗志乎西雍希心乎東魯考淹中之異同守古經之訓故於是增美

上卿聞而心許謀於致仕之老立爲鄉飲之賓當牖前而布席中房戶而設尊上篚在禁南而東肆下篚在洗西而南陳緣席者緇布覆尊者綌巾西階東面者介賓東南面者遵阼階之席厥惟主人牲醴脯醢各有司存陳器之先乃朝服而造處士之門處士拜辱立于門外上卿門西東面荅拜告以賓興敬恭而戒曰吾聞儒者學古以希獲君子藏器以待試是以遲隆於上賢哲符利見之占教成於下庸愚有奮興之志今將禮子以一獻之禮吾子其有意乎處士曰唯唯夫貿然納交者苦於無所擇率爾應命者闇於不自知辱承高訓良慰鄙

懷敢問介與眾賓其人爲誰上卿曰曲藝可通偏長足耀府史所能考工所效或書或績各臻其妙書則建安師宜官黃初梁孟黃穎川邯鄲淳京兆韋仲將衛氏之伯玉鍾氏之元常績水則張僧繇績山則陸探微績物則曹不興績人則顧愷之庭收宿雨戶納遠岫纖塵不動鳴琴初奏流泉響其左修竹覆其右爾乃扞扶桑之繭拔中山之豪鑿橫浦之石合易水之膠天矯兮縹渺兮若時花之競奇焉僂僂兮窈窕兮若好女之鬪姿焉由是爭出元構互矜意匠怫鬱輪囷淋漓酣暢縱橫譎詭不可名狀俄頃紛萬類於筆端咫尺幻五嶽於堂上

林禮堂文集卷八
蓋信本誠懸所不克晞亦輞川洪谷所不敢望况復宋元以還術與代遷枯寂爲逸敬側取妍遞相祖述奚足道焉此亦天下之技巧精良也子能出而與之頡頏乎處士曰走素蹇拙未暇有此長也

上卿曰將使長卿子淵武仲亭伯之流太冲士衡安仁文通之屬引蘇李曹劉以指揮進鮑謝徐庾以馳逐此數君者驅使百靈似車馬控馭萬景類臣僕其運思也幽乎胥乎騰天入淵而不可追其放筆也灑乎沛乎排山決河而不可迴象虛而解構境實而能開旣戛戛而務去爰汨汨而遂來麗乎日月號曰文參乎天地謂之

才或鬱如龍虎或變如鬼神或雋如豪士或豔如美人或如彝鼎肅或如圭璧尊或淒淒若秋或蓬蓬若春飾元黃以相雜配宮徵而適均摯虞志之而不能極其量鍾嶸品之而不能得其真雖鞞悅之繡而華藻可珍雖虛車之飾而奔逸絕塵托精誠以不朽共光景而常新此亦天下之繩墨機杼也子能出而與之游處乎處士曰走本鈍椎未暇爲其伍也

上卿曰意者子其卑辭章而高性天平則將爲之闡性命之旨衍精一之傳數取希夷之術理兼曹溪之禪茂叔揖於前堯夫讓於後伊川以爲師橫渠以爲友考亭

後至居客之右講河洛畫太極援體用判感寂出新義
破舊釋易六書爲灑掃應對變五行爲水火土石彼漢
唐諸儒之說距之而唯恐不力若夫同入其室頓操厥
戈恥相剽襲各鳴一家問學方擅德性乃夸門戶攻扞
莫可調和以易通爲天符以正蒙爲鴻寶窮理致知以
立其宗居敬存誠以徵所造云發兩間未發之藏謂傳
千聖不傳之道小夫望之而羞沮巨子對之而傾倒此
亦天下之高明奇特也子能出而與之辨析乎處士曰
鄉者竊浮慕焉而玩索未嘗有得也

上卿曰意者子其輕道學而重事功乎夫明者妙於應
而無所惑知者達於變而不可窮深於學者其品正發
於事者其業隆唯其大也故能濟唯其博也故能通約
計宇宙蓋有數公其節目疏闊有本有末則京兆杜氏
之包括也其措之而正施之而行則鄱陽馬氏之粹精
也其治亂成敗則涑水之書簡而備焉其制度典章則
夾漈之作博且詳焉且夫著述者坐而論之設施者起
而運之是故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統其
全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權市糴土貢國用區其類經
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考其鉅氏族六書七音金石昆
蟲草木志其細生民盛衰之原往古是非之蹟稽山川

之險要明政治之失得援千載而指陳坐一堂而規畫此亦天下之英傑雄俊也子能出而與之荅問乎處士曰鄉者竊有志焉而空疏未敢自信也

上卿曰紀傳之材表志之體龍門導其源蘭臺循其軌陳承祚文簡而事該范蔚宗事闕而文靡江左則沈休文河朔則魏伯起其義次於六籍其說超乎百家居稽者遂廣研究者孔多於是應劭晉灼韋昭裴駙薛瓚顏籀之等爲之注釋服虔徐廣孟康崔浩包愷蕭該之徒爲之音義司馬貞爲之述其贊裴松之爲之補其事下至紀月編年雜出而不可勝記咸納之函丈之間悉置

之尊俎之側若者爲旁行斜上若者爲因革損益曷爲析文苑於儒林曷爲別日者於龜策唯時異則事殊聊舉一以例百其文也端嚴簡貴而丐翦裁竊藻繪者不數焉其例也持擇矜慎而寓褒貶分正閏者不取焉其事也宏贍賅博而論邪正評善惡者不與焉此亦天下之大典鉅文也子能出而與之究殫乎處士曰間嘗學之而不能徧觀也

上卿曰六藝者羣言之標準五經者眾說之指歸道統興而傳注息心學盛而章句微試爲溯師承之厥初極專家之上選矻矻乎名物象數之蹟斤斤乎聲音文字

之辨於梁則皇侃沈重於隋則劉焯劉焯扶其墜者楊士勳邢叔明集其成者孔穎達賈公彥上卿之語未竟處士欣然曰善上卿曰此特義疏之儒耳未足以深羨也進而名荀虞以說周易徵馬鄭以講尚書左氏則賈景伯服子慎周官則鄭司農鄭大夫毛詩則東海之衛戴記則涿郡之盧加以何氏之公羊范氏之穀梁集石渠之秘閣而較經義之短長此亦天下之肅穆嚴重也子能出而與之折衷乎處士曰走嘗孜孜於是焉愧材質之愚蠢而不能兼綜也然而爲之心動矣

上卿曰禮更祖龍漢興乃出其逸者三十九其傳者一

十七曹褒升慶氏之堂康成入小戴之室下逮黃李樵悴專壹地則考戶牖堂階位則分戶侑賓主牲則別肩臂脊脅肫胙器則辨籩豆簠簋鼎俎冠何以有一醴三醮之殊昏何以有棗栗殿脩之異燕何以膳宰爲主而大夫爲賓射何以堂西有位而洗東有次聘何以有授玉享禮醴賓私覲之儀祭何以有九飯三獻陰厭陽厭愈制以節民性以制事宜講之者忘倦肄之者不疲然後往聖之精神可接先王之制作可推雍容俯仰仿佛遇之此固崔靈恩聞之而馬不遑秣陳祥道見之而車不及脂也吾子習於儀者已禮辭矣而可固辭乎處士

校禮堂文集卷八
日諾子大夫有命賓賢獻能走雖固陋敢不奮與上卿
歸而陳器羹定實脊拜而速之三揖至於階三讓而後
升由酢而酬由獻而酢一人舉觶而行旅酬二人舉觶
而行無算爵以下爲上辯而交錯先賓後主先主後介
其心旣恭其體匪懈歸俎奏陔成禮而退

別出校行雖讓研鍊之巧自有質實之觀

起後

校禮堂文集卷八

受業績溪胡培翬

校

校禮堂文集卷九

歛凌廷堪次仲撰

表 啓 檄 露布

擬賀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表

臣某言伏覩欽天監奏嘉慶四年四月己丑日月合璧
五星聯珠謹奉

表恭

賀者伏以

瑤圖協紀齊覆幬於兩儀

珍籙乘時仰照臨於五緯建玉繩以交黃道次舍無愆

連璿極以戴紫宮躔離不忒抱重光於

太平之世輝異彩於

邛治之年喜動三辰慶生八表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
首上言竊惟伊祔在位七十載而化日呈輝軒后之壽
三百年而景星叶紀是皆德通洪化仁浹生民故能昭
神祐於彼蒼召休嘉於穹昊謹案雍正三年二月庚午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其時清海底平丹津遠遁退澤爲
鮮卑別子鼠竄遐荒吐蕃木禿髮後人烏飛空幕先零
大種讐趙充國之英聲呼衍名王畏裴敦煌之威略瑊
戈却敵伏允犁庭金甲受降欽陵徙帳又案乾隆二十

六年正月辛丑元旦三朝斯祥重觀其時旣開準部復
定回疆拓區宇於烏孫化侏離爲赤子侍郎鄭吉所將
千五百人都護班超遂平三十六國射邛支之鼻靈燧
從西極而來飲月氏之頭天驥驗東風而至乃者百工
熙績

萬福攸同太史告祺司天述職三光順軌

禧延孟夏之初七曜遵塗

瑞應咸池之首稽諸上古亙千載而一逢粵至我

朝未百年而三見蓋自五老游河之歲以迄九疇出洛
之朝從未有雲物頌書

天庥累示啓

昌期於七衡六間肇

泰運於九道八行如

今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

德圓象璧

知朗同珠

禋于六宗

光被四表括地著河圖之象六合無塵渾天傳漢代之儀

萬年有道金烏寶兔

調玉燭於西成朱鳥蒼龍

平泰階於北斗朝升夕見允宜霞縹之加色正芒寒儼若虹條之貫書紀有冬有夏凝二氣之精華史稱諸布諸嚴感五行之英爽黃人旦捧豈惟竝聚於奎垣碧落晨懸匪特中含夫王字從此房庸燧燧悉化卿雲井絡欖槍都成含譽士卒則弣弓歸馬烝黎則賣劔買牛洗兵挽銀漢之波露布上金函之

奏臣等識非甘德學昧唐都嗤執管而徒窺愧爲規而妄測尋保章氏之五物粗諳勾股開方繹考靈曜之四

遊敢述周髀宣夜伏願

執中惟聖

行健法乾

奉蒼璧以禮

天持紺珠而照世

堯聰

舜孝備四氣於

宸躬

文治

武功念八徵於

昭代佇見獻

聖壽無疆之頌

松牖賡歌演

皇建有極之章

奠階載拜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踊躍懽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謝金櫻亭博士惠鮭魚蒸餅啓

金盤玉筯曾傳何仲默之詩秋練春綿競述東廣微之
賦技誇饗子案前雪膾羣飛巧試厨孃白裏瓊糜細擣
雅製借櫻桃之色鍊玉成膏芳洲倩楊柳之穿鎔銀作
鬣啓榼則思染指何須象箸輕施升筵但覺飫心想見
鸞刀縷切邁五侯於漢世嘗來飽送香秔仿十字於晉
時擘去頻傾美酒某蘆中窮士桑下餓人未遑彈鋏而
求敢望取珠以市淮濱落拓疲宜博士之羊邢上經過
冷合廣文之飯冀賜鮮於燕市恍登粉署班聯思開宴
於曲江如被紅綾寵錫千金圖報已看貯德於腎腸五

夜靜思猶自回甘於齒頰

謝翁覃溪師贈戴氏遺書啓

南閣祭酒綜異義於五經北海司農貫羣言於六藝守
先以待後尼山之金鏡彌輝繼往而開來泗水之珠囊
倍朗巨唐孔賈未改遺規炎宋邢孫猶存故步自元豐
之世三經之解盛行迨皇慶以還四子之書大著置典
章於不講後生莫識儒林競心性以相高先達皆言道
統惟

國家重熙累洽至治日臻而學校漸義摩仁真儒篤起
道該本末豈惟鄙郡之光學貫天人誠屬
聖朝之瑞遺編在笥傳之其人著書滿家壽諸斯世某

草茅賤士粗識古今韋布少年略研訓詁未遑進履遂
傳圯上秘書更使升堂許作淹中弟子從此青燈佔畢
時尋學海之源流絳帳追隨敢忘師門之授受

熱河謝座主韓城公貽鮮荔枝啓

王叔師之體物灼灼丹皮左太冲之屬辭離離朱實餐
霞有術南方習以爲常縮地無由北土致之匪易芳甘
已變永元之置候徒傳奔走維艱天寶之郵程太苦類
舟車轉粟嗤前人之計未工法罌盜栽花羨後世之思
益巧植靈根於廣器遵塗而恆事滋培護嘉種以丸泥
望闕而頻加灌溉三霄瑞露辭炎嶠而方垂幾樹濃
雲到神京而正熟仰惟

一人敷治雖草木亦被生成是以羣策呈能卽瑣細皆
關經濟某燕山執業灤水擔囊欣於下直之時寵以

上方之賜贊維馨於
帝座宰相斂福以錫民咀至味於師門弟子分榮以稽
古未作羅浮之客居然薦此虬珠何曾涪萬之遊遽得
探茲鳳卵闔中玉女驟降黃扉海上仙人飛來紫禁飮
清芬於今日百竅皆融廣聞見於他年寸心知感

謝山西方伯謝蘇潭先生惠朝服啓

纁裳黼韜允稱雀弁之華素鞞元冠聿著羔裘之粲魯
之象環章甫虞書未載其名漢之貂飾惠文周官不詳
其制曰皇曰收曰冔時以遞尚而尊或縞或燕或深禮
以從宜爲大荷此解推之盛誼寧忘銘佩之微忱廷堪
席帽初離褐衣甫釋對都人之臺笠顧逢掖而依然羨
上士之葱衡岸華陽而自若半通墨綬沾鴻鴻之新輝
一片青氈分鷓鸞之舊寵披仁風而耀彩裁成紅錦垂
肩迎瑞日以生光鑄就黃金覆頂夫綈袍戀戀尚傳須
賈多情敝袴區區猶說韓侯慎賞何況頒諸雲外如膺

五服五章擊向庭中不啻三薰三沐昭絃綆而賁首受
來禮則有加飾黼黻以章身從此被之無斃

謝座主朱石君先生贈線縐啓

齊紈蜀錦遷地弗能爲良霧縠冰綃合天所以觀技漂
來箬渚羣推組織之精濯自苕溪共羨經營之密惟縐
名之可貴樸以生華更線質之爲佳柔而能韌積寸長
爲引丈俄而衣被寰中加白賁以元黃遂乃文章天下
臨風靜展如雲漢之常昭向日徐觀若波瀾之漸起詎
假鮫人之軸價值兼金恍穿龍女之梭温宜加璧獲此
雙縑之賚何殊十穀之投某空集芙蓉時牽薜荔千尋
之絹徒存石室高懷萬里之裘恆抱香山虛願凜素絲
之罕譬自少而多秉奇服於師承旣安且吉翦裁有法

身依大匠之矧機經緯無方志守宗工之繩尺

擬王琳討陳檄文

年月朔甲子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侍中使
持節大將軍中書監安成都公王琳告江東諸將校部
曲及陳瑱宗親中外蓋聞無禮則誅聖哲之明訓有賊
必討春秋之通義是以臣子有闡干之罪天乃命仗順
之人以征之君父有蒙塵之憂天乃生效忠之士以弼
之昔王莽矯造符命竊炎鼎者十七載一旦南陽諸劉
驅新市平林之兵叩關而西斗柄未移於天而要領遂
裂桓南郡席再世之餘威恣睢陸梁易晉爲楚宋武奮
三尺劔徒步大呼桑落一戰而靈寶之首忽懸於大桁

彰瘡所加智愚共識至於侯景負牛羊之力挾梟獍之資擁狼望於黃圖填盧山於赤縣我太尉王大都督橫瑠戈執金鼓登壇誓眾投袂勤王指顧之間固已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此又近事之可見者也逆賊陳霸先長城匹夫下若賤隸乘國家顛沛之際煽誘嶺表幸以徧師屬王太尉戲下供鞭策於駑駘效鳴吠於雞狗大軍破滅逆景收復京邑王太尉俯錄小勤優加大賞而且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俾領北府之甲兵用作南邦之屏翰乃遊城假虎之威方鳴得齊燕蠶之毒遽思螫人往者梁室中微江陵陷沒晉安未立愍懷

又薨王太尉欲報岳陽於西故納閔皇於北蓋以時丁多難國賴長君冀交曲逆之歡圖雪會稽之恥且奉天成於丹禁既毓紹泰於青宮反經行權未爲失策何圖陰謀伺隙遂倡流言夜襲石頭害我元輔始則事權未屬藉口故君繼則威福潛移甘心幼主夫袁本初議立劉牧猶是隆準子孫曹子桓躬廢山陽竟隕赤符宗祏五內之肺肝如見萬民之耳目難誣孰是孰非不待辨矣明辟之復未聞委裘之卒非疾中興之宗不祀左纛之僭旋稱試爲起魂魄於九原何以對神靈於七廟幕府爲國親臣誼同休戚當其篡竊之初卽申撻伐之典

沌口之役賊之精銳鴟張蠃集幕府談笑揮之大殲醜類生擒周文育侯安都暨周鐵虎程靈洗諸人幕府戮鐵虎於牙前繫文育等於牘下屬守者不戒脫鎖逃歸復用爲將會無愧赧天道好還乖氣致戾渠魁自斃骨肉相殘陳昌陳霸先之子也而陳蒨擠諸深淵陳伯宗陳蒨之子也而陳瑱幽諸別第天嘉奸位旣仿景栖太建奪宗復同宣訓可謂饕餮窮奇世濟其惡者矣賊瑒不思苟延視息偷生江介公然跳踉猖獗遣賊將吳明徹率彼同惡窺我壽陽蓋昊天降凶使之自嬰斧鉞也幕府合淮南義故借河朔勁兵與齊國開府儀同三司

尉破胡長孫洪略等犄角而前尅期竝進嗚呼靡奔有
鬪緣夏后之已亡。胥哭秦庭。值郢都之旣覆。然而收斟
灌斟尋之燼。卒殪伯明帥子蒲子虎之師。終撓夫槩區
區之志。竊慕於斯。加以幕府所將多荆楚奇才。幽并劍
客。麾之陷陣如鷹隼之擊。狐狸統以登陴如手臂之捍
頭目。晉軍壯士超乘搏人。蜀道殘黎拔刀斫石。援戈則
皎日不墜。飲馬則長江立乾。彼吳明徹龜鼈小豎。奴僕
下材。嘗犯溢城。僅以身免。素以涕唾鄙之。草芥視之。旣
非若周文育侯安都之桀黠也。又非若周鐵虎程靈洗
之驍悍也。當彼逆焰方張。黨羽用命。幕府尙取之如捕

孤狔俘之如探雛鷄况明徹者傷弓逋寇漏網餘生又何足汚寸刃煩尺箠乎夫綠圖出河天澤之位斯定丹書授洛冠履之辨益彰故當塗縮璽諸葛氏拜表而出師寄奴築壇韓延之投書而奔敵今古義烈咸同茲憤伏思江東人士如淳于思明徐孝穆輩竝梁朝舊臣孫德璉任蠻奴及樊智烈兄弟亦幕府故將其餘或太清逸老或承聖遺民城闕未改鐘簾已遷風景不殊江河或異詠商郊之麥秀賦周道之黍離安得不撫銅狄而心傷緬金甌而泣下哉今與諸君子約有能斬送陳頊首者封萬戶侯賜絹布五萬匹有能斬送吳明徹首者

封五千戶侯賜絹布五萬匹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問科條所在誓不食言夫昆陽之虎豹犀象輜重千里非不強也郿塢之金銀錦綺積如邱山非不富也終於敗不旋踵亡可翹足何者順逆之勢不侔而仁暴之情懸絕也况東南杼軸久困誅求吳越丁男夙稱脆弱立見斲棺暴屍瀦宮屋社繫頸以組搯喉以矛諸君子若觀望不前躊躇無決異日函首行臺署爲逆賊豈不悲哉布告揚粵咸使聞知檄到如律令

揚州蜀岡側有五司徒廟相傳祀茅智勝等五人卽北齊書所稱密送王琳柩達于鄴者也竊謂吳明徹

非王琳敵也壽陽見獲天實為之丹心未移碧血已
灑千古而下猶為不平辛丑仲夏廷堪檣棹初地金
碧既窮荒寒忽覩顧瞻榱桷有感於中於是不揣固
陋擬為討陳檄文一首少抒忠憤以當哀誅庶幾斯
遊非徒流連光景諒亦毅魄所樂聞云爾

擬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大破朱温於清口露布

敘曰廷堪讀通鑑至楊行密清口之戰心甚快之惜當
時未露布以聞也爰擬斯篇以補其闕

尚書兵部臣行密言臣聞百谷爭趨滄海則瀕洞克平
眾星環共紫微則蚩尤自隕故無忌奏邯鄲之捷秦不
敢遽下三川重耳建城濮之勳楚未遑輕窺九鼎祥如
威鳳遇梟獍而必擒仁若騶虞見豺豸而亦噬昔漸臺
偽稱黃瑞羣隗同仇郿塢構釁赤靈諸袁致討敦狂姑
孰郤太尉投袂而勤王峻岬厯陽温侍中登舟而灑泣
簡編所載忠烈猶存矧夫黑稍如雲犯順而攻枹罕青

袍似草送死而離壽陽人神不容士卒交憤一舉全勝
萬姓騰歡伏惟皇帝陛下德孚蒼昊光被黔黎主神器
者三百年握乾符者十九世生知血氣莫不尊親僚侪
兜離罔敢叛越粵自天寶以逮中和凡有闔干悉歸夷
滅軋犖刳腸於嫡嗣宰于磬脰於冢男泚泯夏而尸肆
九衢巢矯虔而頭行千里李希烈蒙蕭牆之禍秦宗權
被檻車之囚是知天之所禍者淫人之所助者信逆寇
朱溫黑山餘孽赤縣亂民從巨猾而鴟張躡神都而豨
突爰因畏罪自拔來歸朝廷寬彼鯨鯢之誅授以貔虎
之任應圖後效用贖前愆乃不革面洗心推誠報國軋

更磨牙吮血挾詐啓疆杯酒藏姦襲沙陀以密計懸軍
假道脅魏博以凶威蠶食天平而朱宣就繫豺吞感化
而時溥自焚蓋欲翦公室之屏藩成私謀於篡奪司馬
昭之心迹行路皆知爾朱兆之強梁舉朝共見行將希
蹤泥鼻接踵窮新罪崇邱山惡深溟渤爲王章之所弗
赦天鈇之所必加猶且兼并不休饕餮無厭傾其醜類
侵我版圖乾寧四年九月溫遣賊將龐師古統徐宿宋
滑之兵壁清口將趨揚州又遣賊將葛從周統兗鄆曹
濮之兵壁安豐將趨壽州而賊溫自屯宿州以爲聲援
苻永固由雍梁南下已無晉國於目中曹孟德從荆楚

西來直玩吳人於掌上妄謂三州義旅折簡可招萬里
長江投鞭可斷臣行密憑依國勢宣布王靈髮上指冠
劔將及寢駕青龍而破浪沉白馬而誓天冬十月率前
泰寧軍節度使今領武寧軍節度使臣朱瑾將兵三萬
拒賊於楚州得王征虜始克中原非劉豫州莫當大敵
徵卒徒於南北扼險而待葛榮蒐車乘於關東憑高而
臨韓約黃頭都虞候常州刺史臣張訓以漣水之兵爲
前鋒三河年少百保鮮卑超乘挾輦未能喻其勇翹關
透札未足比其長於是壅淮上流用以灌賊效遏灘而
破楚乘溢漢而攻樊十一月臣瑾率裨將侯纘將五千

騎趣賊中軍臣訓踰柵而入淮水大至賊兵駭亂自相
蹈藉不假雲梯徑磨霜刃大呼動山嶽合戰走雷霆劉
道堅提北府偏師抽戈直進丁承淵領東興別部免胄
先登臣行密自引大軍與瑾夾攻大敗賊眾斬賊將龐
師古鼓我中權蹶彼上將康樂力爭洛澗果殪梁成宇
文潛出潼關竟殲寶泰蜀軍禦敵斬夏侯淵於漢川晉
將臨戎梟皇甫敷於羅落強弓競射隴胡與楊柳同穿
蕭斧頻揮頸骨與蔓菁共脆怒蛙結隊咸貫於大黃雄
虺成羣畢懸於小白桀同孟獲奚煩七縱七禽悍比陳
安不容十盪十決追奔百餘里斬首數萬級聚鬪體於

高岸淮水爲之不流閱皮肉於平原徐野爲之盡赤壽
州團練使臣朱延壽亦擊破賊將葛從周於濠州周瑜
程普兩翼齊驅僧辨霸先分鏃竝發鳴笳倏至蠶蠶之
尾方搖折箠輕笞螳螂之臂忽斷方城左廣右廣俱絀
於蒙馬之胥臣曲沃上軍下軍悉撓於奉糜之攝叔臣
行密乘勝追殺及於淠水賊方半濟我兵合擊殺溺殆
盡從周僅以身免河伯效忱波濤壯其叱咤觀師率職
沙石佐其指麾轉戰而前甲乃齊夫熊耳潰圍而出燾
且奪其狼頭積雪傷膚嚴寒侵骨首皆承於槩上指可
掬於舟中齊士技窮謂鳥飛爲周幟秦人氣沮疑鶴唳

爲晉兵賊溫聞敗顛沛奔還義陽不能拒元英之眾惟
棄戍而潛逃蒲阪不能拔姚平之軍但隔河而大哭金
墉劉曜遇勁騎而莫支玉壁高歡頓堅城而致挫驟車
宵遁聞鼓角而魂徂鼠穴晝窺望旌旄而膽落不以賊
遺君父逐惡有愧於鷹鷂祇將身報國家除暴敢畱夫
蛇豕妖氛靜掃八公之山色常新毒螫全銷六蓼之遺
封如舊淮沂土宇仍屬王臣吳會衣冠不污僞命椎牛
江介洗兵則高挽銀河歸馬華陽犒士則大陳金帛振
九州豪傑之志堅四海忠義之心斯皆聖天子之嚴恭
諸將軍之武力瞻雲就日殘黎有幸而僅存沐雨櫛風

微臣無功之敢耀從此皇猷式廓永開魑魅之昏霾佇
見國憲大伸直擣狐狸之巢窟惟願尺書特降中制載
頒削其東平之藩封收其宣武之符節御丹鳳門而受
賀升白獸闈而獻俘被以五刑夷其三族庶黜姦回於
既往懲跋扈於將來不勝慶快之至謹遣都押牙壽州
團練副使臣柴再用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別簿條

上謹言

雖似無當大雅偶一為之亦足減讀史者之憤 此與前檄氣格
未道亦有異句然張揮霍且書其才志度以下四六之佳者 越揚

校禮堂文集卷九

受業海州喬紹僑東里校

